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知建陽縣事一臣黃國琦

總錄部 一百九十

殘虐 酷暴 殃報

殘虐

夫敢行暴虐商書所誡虐用其民魯史為刺稽乎前志惡莫大焉若乃含殘忍之心懷虺蜴之性或內專柄用或外負威權恣睢自任賊殺無辜聚黨蓄兵橫

行天下乘亂以報私忿投隙以窺大器殺人而滅口
誘致以求財毀發丘墳刳斷支體以至乎害其姬妾
坐及隣伍愆音律之小誤責言辭之微失置之以死
不其甚歟所以人心不附軍務是離自陷刑辟終貽
傾覆者良有以也

盜跖魯人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
人橫行天下

漢項羽自立為楚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
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

穰南陽縣也

成令張良送漢

王至褒中良歸至韓聞項羽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

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羽殺成

張不疑嗣封留侯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

史贖為城旦

門大夫侯之屬官也

單德封昌武侯孝武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棄

市削戶六百

王莽封新都侯既就國杜門自守其中子獲殺奴

獲者

莽子之名也今書本有莽切責獲令自殺莽居攝翟

義起兵莽發義父方進及先祖塚燒其棺槨夷滅三

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司威陳崇

奏衍功侯光私報執金吾竇况令殺人况為收繫致

其法莽大怒切責光光母曰女自眠孰與長孫中孫
長孫中孫莽子字及獲也皆為莽所殺故云然中讀曰仲遂母子自殺及况皆死

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

義焉不舍光罪為公義赦天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謹

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趨謹謂趨走而盡歲止至此歲盡

而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反目又翟義

黨王孫慶捕得莽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剝剝之剝

也音枯量度五藏度音徒各反以竹筵導其脉知所終始筵竹

挺也音庭云可以治病

後漢董卓為相國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群僚內外莫

能自固卓嘗遣軍至陽城時人會於社下悉令斬之

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而還及逼天

子都長安卓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卓施帳幔設飲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

先斷其舌次斬手足以鑿其眼日以鑊煮之及得死

偃轉柩案間會者戰慄亡失七管而卓飲食自若諸

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

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誣衛

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笞溫於市殺之以塞天變又

中郎將牛輔卓之子壻素所親信使以兵屯陝輔分

遣其較尉李儻郭汜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
 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殺畧男女所過無
 復遺類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畧所得義兵士卒
 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卓聞袁紹起山
 東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獻帝春
秋載太
 傅袁隗太僕袁基術之母兄卓使司隸宣璠收之母
 及姊妹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卓別傳曰悉埋
 青城門外東都門內而加書焉又
 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

李儻郭汜董卓將也及卓之死儻汜等以王允呂布
 殺卓皆并州人故忿怒之并州人在軍者男女數百
 人皆誅殺之儻又因會刺殺樊稠於坐儻見稠果勇
而得衆心疾

害之醉酒潛使外甥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 繇是諸將各相疑異儻汜

遂復理兵相攻

袁術初僭號以吳俊為陳相術軍衆饑因就俊求糧
 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

晉王愷為後將軍與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嘗置酒王
 敦與王導俱在坐有女妓吹笛小失聲韻愷使毆殺
 之一坐改容又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輒殺之

孫秀初為琅邪小吏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趙王
 倫既篡逆秀執機衡倫素庸下無智策復受制于秀
 秀之威權振於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秀遂

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司隸從事游顥與殷
渾有隙渾誘顥奴晉興僞告顥有異志秀不詳察卽
收顥及襄陽中正李邁殺之厚待晉興以爲已部曲
督前衛尉石崇黃門郎潘岳皆與秀有嫌竝見誅於
是京邑君子不樂其生矣

吳畿者平陽太守宋胄所親也李矩爲本郡督護胄
欲以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
有人救之故得免

宋劉彤穆之孫也嗣南康公孝武大明四年坐乃斫
妻奪爵土

梁侯景仕後魏爲司徒南道行臺景性猜忍好殺戮
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又曾於石頭
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

陳留異梁代爲蠶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
之及其妻子

後魏宋鴻貴爲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取
兵絹四百疋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生斷其兵手以
水澆之然後斬決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鴻貴
之愚

北齊盧宗道行南營州刺史性麤率任俠將赴職於督亢坡大集鄉人殺牛聚會有一舊門生酒醉言辭之間微有疎失宗道遂令沈之於水後坐酷濫除名魏收文宣時爲太子詹事娶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及魏太嘗劉芳孫女與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竝賜收爲妻時人比之賈充置左右夫人然無子後病甚恐身後嫡媵不平乃殺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以申意

隋于顛初仕後周爲東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顛素不協將圖之因臥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卽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顛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顛所顛歔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顛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唐王世充初仕隋爲江都通守旣叛後據東都衆心日離乃嚴法峻制家一人逃者無少長坐爲戮父子兄弟夫妻許其相告而免之又令五家相保有全家叛去而隣人不覺者誅及四隣殺人相繼其逃亡益

甚至於樵採之人皆有限數公私窘急皆不聊生又以宮城爲大獄意有所忌卽收繫其人及家屬於宮中又每使諸將出外亦收其親屬質於宮內囚者相次不減萬口

朱粲隋末僭稱楚王聚衆二十萬軍中無所虜掠乃取嬰兒蒸而噉之因令軍士曰食之美者寧過於人肉乎但令他國有人我何所慮卽勒所部有畧得婦人小兒皆烹之又稅諸城堡取小弱男女以益兵糧隋著作佐郎陸從典通事舍人顏懋楚因譴左遷合家竝爲所噉粲竟斬于洛水之上士庶嫉其殘忍競投瓦礫以擊其屍須臾封之若冢

薛舉爲賊帥性殘忍每殺人多斷舌割鼻或碓擣之其妻麴氏性又酷暴好鞭撻其下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者則埋其足纔露腹背而捶之繇是人心不附

薛仁杲舉之長子也多力善騎射軍中號爲萬人敵然殘忍貪冒財貨初拔秦州召富人磔於油火之上或以醢灌鼻或弋其下竅以求金寶舉每誡之曰汝之才力辦我家事然性多猜忌與物無恩終當滅吾宗社舉死嗣立諸將以其年少心多不伏兵勢漸離

以至於敗斬於長安籍沒其家自起迄敗父子相繼五年而滅

高真行爲左衛將軍子岐爲太子典膳丞高宗以皇太子賢陰謀事洩廢爲庶人岐事連於賢帝令付真行自訓責之岐入門而真行以佩刀刺其喉真行兄戶部侍郎審行又刺其腹真行兄子琬斷其首而棄之街中帝知不悅貶真行爲睦州刺史審行爲渝州刺史

于敏爲太常丞司空平章事頤之子憲宗元和八年敏殺人王再榮告頤與梁正言錢以謀出鎮初梁正言貪詐自擅勇於射利梁守謙方知樞密正言每詭謂人吾與樞密宗盟分至頗得關說頤久失職惑其言厚致財賄以圖任用其後正言之詐漸露敏責其資於市邸誘致正言僮奴支解棄於溷中會再榮發其事故敗

樂從訓魏博節度彥貞之子也天資悖逆王鐸自滑移滄過魏郊從訓見其女妓利之伏兵於漳南高雞泊伺鐸至圖而害之畧其所有時朝廷微弱不能詰梁成汭爲荆南節度使汭長子嘗有微過汭手刃之竟絕嗣焉

後唐陳延嗣魏人也末帝清泰二年知鄴都留守劉延皓言汴州部送殺人賊陳延嗣至推劾伏罪與妹夫李漢唐及妹妻竝棄市初延嗣自稱父任石州刺史僞稱長史司馬與漢唐俱鮮潔車服以飲博爲務所至州府視有資裝可圖者與之交游漸誘至居第陰斃之去年冬僦居於魏州有月傭同其事偶一日繼殺二人不時而死延嗣狼狽懼聲聞于外使月傭往諸處延嗣乃移家于汴所使張進者使酒詬舍主遽言延嗣殺人無幾舍主懼白坊正執訊乃稱今年四月事陳延嗣同三人取其資財所司掘屍於其室獲屍數十往汴捕獲延嗣漢唐言自居魏州所殺四十餘人竝與妻妹漢唐同謀害之又於石州捕延嗣母母至叱延嗣曰爾父殺數百人死於牖下不肖子所殺纔過百人而累家唾面詬之

安重進者雲州節度重霸之弟也性尤凶惡事莊宗以試劍殺人奔淮南初重霸在蜀聞之蜀主取之於吳用爲裨將隨重霸爲龍武小將戍長道又以殺人奔歸雒陽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逢吉深文好殺初從高祖在太原時嘗因事高祖命逢吉靜獄以祈福祐逢吉

盡殺禁囚以報及執朝政尤愛刑戮朝廷患諸處賊盜遣使捕逐逢吉自草詔意云應有賊盜其本家及四隣同保人竝仰所在全族處斬或謂逢吉日為盜者族誅猶非王法隣保同罪不亦甚乎逢吉堅以為是竟去全族二字時有鄆州捕賊使臣張令柔者殺平陰縣十七村民良繇此也

周趙鳳冀州棗彊縣人幼讀書舉童子既長遇亂兇豪多力以殺人暴掠為事吏不能禁後為冀州刺史

酷暴

詩著北風之章刺衛國之竝為虐也禮有泰山之哭痛苛政之猛於虎也故刑政之失危亡攸繫而况樂於殺人以苛為察逞威則膏血橫流視民曾土芥不若徒使側目而視重足而立且何補於風化哉及其凶慝貫盈自貽誅戮豈為不幸者耶

漢寧成南陽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急如束溼操執持也束溼言其急之甚也

溼物則易束猾賊任威

後漢周紆為人刻削少恩好韓非之術少為廷尉史魏嘗林文帝時為少府性既清白當官又嚴少府寺與鴻臚對門時崔林為鴻臚崔性闊達不與林同數

數聞林搨吏聲不以爲可林夜搨吏不勝痛叫呼磬
磬徹曙明日崔出門與林車相遇乃囑林曰聞卿爲
廷尉爾耶林不覺答曰不也崔曰卿不爲廷尉昨夜
何故考囚乎林大慙然不能自止

王思爲大司農年老目瞑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
所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
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
與假吏父明日死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

時苗鉅鹿人爲大官令領郡中正定九品於敘人才
不能寬然紀人之短雖在久遠銜之不置

晉王宏爲衛尉大司農更爲苛碎坐桎梏罪人以泥
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又擅縱五歲刑以下二
十一人爲有司所劾帝以宏累有政績聽以贖論
宋奚顯度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郎孝武嘗使
主領人工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
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役人聞配顯度如就刑
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萬丈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
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栢又相戲曰勿反願付
奚度其酷暴如此

谷楷爲奉車都尉眇一目而性甚嚴忍前後舉使皆

以酷暴爲名時人號曰瞎虎

劉仁之爲著作郎兼中書令出爲西兗州刺史仁之性酷虐在晉陽曾營城雉仁之統監作役以小稽緩遂加責罰性好文字走書失體便加鞭撻音韻微訛亦見捶楚吏人苦之

北齊畢義雲爲兵部尙書義雲酷暴殘忍非人理所及爲家尤甚妻子僕隸嘗瘡痍遍體

隋崔弘度仁壽中簡較太府卿每誠其察吏曰人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云鼈美弘度於是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杖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流汗無敢欺隱時有屈突蓋爲武侯驃騎亦嚴刻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元弘嗣仁壽末授木工監修營東都大業初煬帝潛有取遼東之意遣弘嗣往東萊海口監造船諸州丁役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晝夜立於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無不生蛆死者十三四

唐宇文穎高祖武德中爲司農卿政好嚴猛僚吏皆重足而立

王遂高宗朝宰相王方慶之孫也以吏能聞於時銳於操下法頗嚴酷官終沂兗海等州觀察使漢劉銖陝州人也晉天福中高祖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與銖有舊表爲內職高祖出鎮并門用爲左都押衙銖性慘毒好殺高祖以爲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周陶文舉爲起居郎世宗顯德二年五月齊州臨邑縣民田失額命刑部員外郎陳渥按之尙有隱漏復命文舉簡之文舉酷吏也竭澤而取之是歲冬十月文舉復奉命徵殘租於宋州宋人被其刑者凡數千冤號之聲聞於道路有一媪所欠殘租十錢而已聞文舉法峻卽日納之執其公文呈於文舉文舉怒曰爾何不早納之而勞我此來也亦撻之時有悼耄之輩不勝其刑而死者數人其後數月文舉因隨駕南征尋遇疾而卒時人以爲陰責之事有徵矣

殃報

殃咎之積報應之來蓋物理之昭然亦神道之不爽若乃無辜被禍懷恥未雪蓄怨攸重居幽必報斯乃冤氣之所結營魂之不昧者矣若夫苛枉自恣誅殺以逞徒宴安而滿志亦凶釁之何逃漸若霜冰隨如影響乃有憑以他類見乎厥夢或恍惚而構竊或因

緣而為崇精爽攸寄變異非一繇是大者以至覆族
小者不免滅身亦有假手於人自斃於法觸類而長
不可徧舉斯蓋默定于上昭示于下以鑒戒於方來
者焉書曰作不善降之百殃誠哉是言矣

伯有為鄭大夫使公孫黑如楚黑子黑辭伯有將疆

使之子皙怒以駟氏之甲伐之伯有奔許伯有自慕
門之瀆入慕門鄭城門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

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後鄭人相
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年鄭人殺伯

有言其鑄刑書之歲二月昭公六年或夢伯有介而行介

也曰壬子余將殺帶也駟帶助子皙殺伯有壬子昭公六年二月三日也明

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昭公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

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

立良止以撫之乃止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

漢田蚡為丞相既殺魏其侯竇嬰及灌夫明年春蚡

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服音灼關西俗謂得杖而呼為灼諱

火交反灼武帝使視鬼者瞻之曰魏其侯與灌夫共

守筓欲殺之竟死

後漢蘇不韋金城太守謙之子謙為司隸校尉李嵩

掠死獄中不韋復讎於嵩殺其兒妾發其父冢武威

段紀明與高素善紀明既爲司隸以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段追咎不韋前報高事遣從事張賢就家殺之并其一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諸蘇以是衰破及紀明爲楊球所誅天下以爲蘇氏之報焉魏胡种爲司隸較尉與王宏有隙宏下獄种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詁曰胡种樂人之禍禍將及之种後眠輒見宏以杖擊之因發病數日死

胡軫爲司隸較尉與功曹游殷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

靈

吳于吉者道士也既爲孫策所殺策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嘗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潰裂須臾而死

孫峻爲武衛將軍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後夢爲恪所擊恐懼發病死

程普爲盪寇將軍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普卽時病癘百日而卒

晉阮放字思度爲交州刺史行達寧浦逢陶侃將高

寶平梁碩自交州還放設饌請寶伏兵殺之寶衆擊放敗走保簡陽城得免放到州少時暴發渴見寶爲崇遂卒

羊聃爲廬陵太守坐殺郡人簡良等二百餘人除名頃之遇疾嘗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桓溫爲大將軍拜高平陵左右覺其有異旣登車謂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旣不迷帝所言故衆莫之知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殿浩形狀答者言貶短溫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殿浩旣爲溫所廢死浩頗有氣尙遂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游甚溫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浩爲祟因而遇疾凡停京師十有四日歸于姑孰遂寢疾不起

趙染爲前趙劉聰平西將軍次新豐會晉將索綝自長安討染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諫不聽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徽言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謂染曰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當訴將軍使不得服牀枕而死後染寇北地夢徽大怒引弓射之染驚悸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

尹興爲後涼呂光丘池令時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于呂光曰臣張掖郡

小吏案核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賊狀狼藉懼臣言之
殺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
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

宋殿景仁爲護軍太祖以景仁計誅劉湛拜景仁揚
州刺史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
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
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
閣何得有大樹旣而曰我誤耶疾轉篤太祖謂不利
在州司使還任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
湛爲崇

劉季之爲司州刺史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
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之季之少年時與宗慤
蒲戲曾手侮加慤慤深銜恨至是慤爲豫州刺史都
督司州季之慮慤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竟
陵王誕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鄭瑗以季之素爲誕所
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後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
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
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琰
卽使瑗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
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及壽陽城降瑗隨輦同出

龍符兒僧慙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之瑗卽
爲劉醜所錄後見原僧慙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
人者竝繇橫殺旋受身禍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檀和之爲交州刺史伐林邑國破其北界大戎區粟
城獲金寶無筭毀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餘物稱
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

南齊豫章王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
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癱不差湯中復加
藥一種使痢不斷吾已訴先帝帝許還東邸當判此
事因留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

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
莫智明爲明帝左右帝遣智明數蕭詵罪賜死詵謂
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爲中領軍與至尊殺高
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未
幾智明死見詵爲祟

蕭季敞爲輔國將軍時太子左率領軍蕭詠及兄左
衛將軍詵同被誅季敞啓求收詠深加排苦乃至手
相摧辱詠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
時耶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
高帝時爲詠詵所獎說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詵輒

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詠將兵入城收之數日
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齧
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
天道焉

梁沈約爲尙書左僕射因病夢齊和帝劒斷其舌召
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禱代之
事不繇已出高祖聞之大怒遣使者譴責之約懼而
卒

後魏南安王楨孝文時爲相州刺史以旱祈雨于群
神鄴城有石虎廟人奉祀之楨告虎神像云三日不

雨當加鞭罰請雨不驗遂鞭像一百是月疽發背薨
元壽興襲嘗山王素之孫孝文時爲中庶子時王顯
在東宮賤壽興因公事杖之四十及顯有寵於宣武
爲御史中尉奏壽興誹謗顯因帝極飲無所覺悟遂
奏其事命帝注可直付壽興賜死壽興臨刑顧謂其
子曰我棺中可著百紙筆兩枝吾欲訟顯於地下若
高祖之靈有知百日內必取顯如遂無知亦何足戀
及孝明卽位顯尋被殺壽興之死時論亦以爲前任
中尉彈高讒諷所致

高肇宣武時爲尙書令譖殺彭城王勰勰妃司空李

冲之女號哭大言曰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還當惡死及肇以罪見殺論者知有報應焉

崔浩爲司徒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指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渡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乘火焚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于河悟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爾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以至於族

李彪爲御史中丞號爲嚴酷以好疑難得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時有焉又慰諭汾州叛胡得其土渠皆鞭而殺之及彪之病體上往往瘡潰痛毒備極

張始均爲行臺郎中從都督元遙討大乘賊於冀瀛之間多所殺戮積屍數萬始均忿軍士重以首級爲

功乃令檢集人首數千一時焚焚至於灰燼用息僥倖見者莫不傷心及始均之死始未在於煙炭之間有燼爛之痛論者或亦推咎焉

韋伯昕爲員外散騎嘗侍宣武延昌末告尚書裴植謀爲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卒臨亡見植爲祟口云裴尚書死不獨見繇何以見怒也

于忠爲車騎大將軍時高陽王雍省決庶政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勸雍出忠忠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祚有師傅舊恩植擁地入國忠竝矯詔殺之忠疾病見裴郭爲祟而卒

劉蘭爲國子助教嘗排毀公羊氏非董仲舒延昌中靜坐讀書有人叩門門人通焉蘭命引入其人葛巾單衣入與蘭坐謂蘭曰君自是學士何爲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知在誰而過無禮見陵也今欲相召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後蘭告家人少時而患卒

奚康生爲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

樊子鵠出帝時爲御史中尉會宗室元樹奔梁梁武以爲郢州刺史子鵠爲行臺率徐州刺史杜德舍人

李昭等討之樹城守不下子鵠使金紫光祿大夫張安期說之樹請棄城還南子鵠許之殺白馬爲盟樹恃誓不爲戰備與杜德別還南德不許送雒陽置在景明寺樹年十五奔南未及富貴每見嵩山雲向南未嘗不引領歔歔初發梁都其愛妹玉兒以金指環與樹嘗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未幾杜德忽得狂病云元樹打我不已至死此驚不絕舍人李昭尋奉使向秦州至潼關驛夜夢樹云我已訴天帝待卿至隴終不相放昭覺惡之及至隴口爲賀拔嶽所殺子鵠尋爲達野拔所殺

侯莫陳悅爲隴右都督時大都督拔嶽召悅共討靈州悅用其參軍豆盧光之謀誘嶽斬之悅自殺嶽後神情恍惚不復如嘗唯言我僅睡卽夢見嶽語我兄欲何處去隨逐我不相置因此彌不安而致敗滅北齊高隆之爲驃騎大將軍見信高祖性多陰毒睚眦之忿無不報焉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果太府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託不遂前後構成其罪竝誅其後隆之被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報應焉

韓賢爲雒州刺史初後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

經送雒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在此寺形制厚朴世
 以為古物歷代藏寶賢無故斫破之未幾州民韓木
 蘭等作逆有一賊斫賢折脛而卒論者或謂賢因此
 致禍

隋梁敬真大業中為大司理司直時煬帝欲成光祿
 大夫魚俱羅之罪令敬真治其獄遂希旨陷之極刑

未幾敬真有疾見俱羅為之厲數日而死于時東都
 饑饉俱羅

遣家僕般米至東都糶之益市財貨潛迎諸子朝廷
 微知之恐其有異志前後察問不得其罪帝復令敬
 真就鎖將詣東都俱羅相表異人目有重瞳陰為帝
 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羅師徒敗勦于是斬東都市
 家口

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楊玄感之亂子蓋誅數萬人嚴
 酷少恩果於殺戮臨終之日見斷頭之鬼前後重沓
 為之厲

唐郭霸則天天授二年自宋州寧陵丞應革命舉拜
 監察御史嘗推芳州刺史李思徵榜捶考禁不勝而
 卒聖曆中屢見思徵甚惡之嘗因退朝歸命家人曰
 速請僧傳經設齋須臾見思徵從數十騎止其庭曰
 汝枉陷我我今取汝霸周章惶怖援刀自刎其腹斯
 須蛆爛矣是日閭里竝見兵馬數十騎駐于門少頃
 不復見矣

崔器以肅宗至德中爲御史中丞性苛刻樂禍奏陷賊官濠律合處死後器病脚腫月餘漸亟瞑目則見京兆尹達奚珣但口稱叩頭大尹不自繇左右問之良久答曰達奚大尹訴冤我求之如此經三日不止而死

陳曇德宗貞元中爲邕州經畧招討使怒判官劉浚杖二十五浚卒之日曇得疾見浚爲祟而卒

舒元輿爲監察御史時亳州境嘗有羣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致擒捕不獲刺史李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廉使

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元輿覆理之元輿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爲繁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輿被禍人以爲有報應焉

後唐西方鄴爲寧江軍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箴其失鄴忿形於色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善達亦剛詞多不遜遂殺於獄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晉馬全節爲定州節度使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館於外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加害及詔除鎮州

遇病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訴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逢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節度判官拜平章事時宰相李崧被誅人士寃之及逢吉受宣權知樞密院事數夕宿於金祥殿之東謂春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暝已見李崧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非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子陂是夕逢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醉索刃將自剄左右止之至曙與隱帝同抵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與聶文進等同梟於北市釋其家族其梟首之所適當李崧寃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爲侍中初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簡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卽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冊府元龜 秩級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專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二

贖貨 禍敗

贖貨

書稱贖貨無厭詩惡貪人敗類是知冒于貨賂先賢
所譏若乃影纓入仕代耕受祿不能澡身而自潔乃
復受財以逞欲至使外資敵國旁通絕塞求媚富室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四

一

苟利私家繇是正呂刑之文加蕭斧之戮千載之下
恥莫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實有豕心貪惓無厭

漢項伯項羽兄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張良金百

鎰二十兩曰鎰秦以鎰名金若漢之論斤也珠二斗良俱以獻項伯漢王

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本不盡於漢中故請求之項王

許之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二年坐行受財髡為城旦

許元封宋子侯孝景中二年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

物免

衛侈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買田宅不法有請

黜吏死

薛歐封廣平侯元狩元年坐受淮南賂稱臣在赦前

免

楊毋害封赤泉侯坐許給人贓六百免

任當千嗣梁期侯宣帝太始四年坐買馬一疋價錢

十五萬過平贓五百以上免

陳湯為從事中郎時大司馬王商不善湯按驗湯諸

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早死獨不封母

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宐

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衡都尉
死子伋為侍中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金五十斤

許為求比上奏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康坐贓百萬

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就其所居考問之恐下獄使人報

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

後漢傅昌封蕪湖侯蕪湖縣名屬丹陽郡章帝建初中遭母憂

因上書以國貧不願之封乞錢五十萬為關內侯帝

怒貶為關內侯竟不賜錢

魏丁斐初從太祖性好貨數請取犯法輒得原宥為

典軍較尉

晉桓玄既自署太尉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

不離于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已

猶難逼奪之皆捕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

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

殷仲文桓玄篡位時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

服窮極綺麗後房妓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

納貨賄家累千金嘗若不足

宋王僧達為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

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

取無復所餘

阮佃夫既以弒廢帝及太宗卽位論功行賞壽寂之封應城侯佃夫建城侯餘有封時佃夫及王道隆楊暹長竝執權權亞人主大通貨賄凡事非賂不行人有餉佃夫絹二百疋嫌少不答

後魏張僧皓明帝孝昌中徵爲散騎侍郎不赴世號徵君僧皓好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敝身服布裳而婢妾絢綺僧皓尤好菽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

隋宇文述爲太子左衛率時申國公李穆孫筠卒高祖議立嗣而穆第十子渾規欲紹之述卽其妻兄也

渾謂述曰若得襲封當以國賦之半每歲奉公述利之因入白皇太子曰立嗣以長不則以賢今申國公嗣絕徧觀其子孫皆無賴不足以當榮寵唯金才有勳於國謂非此人無可以襲封者太子許之竟奏高祖封渾爲申國公奉穆嗣

宇文化及自煬帝爲太子時領千牛軍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嘗與屠販者遊以規其利累遷至太子僕射數以受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尋復職

唐李慶遠睿宗景雲中爲左帥府右郎將初慶遠從

皇太子誅韋氏有功其後恃寵多受貨賄按問得實命杖一百放于嶺表

于翬爲奉天令時憲宗起山陵翬與山陵使親吏韋正收及陰陽官等同隱官錢十五萬貫不給工徒事發皆伏誅

後唐盧汝弼客游上黨丁會薦武皇卽代李襲吉爲副使軍國政務委其參決莊宗嗣晉王位乃承制署吏又得汝弼有若符契繇是除補之命皆出於汝弼之手旣而畿內官吏考課擬議奔走盈門頗以賄賂聞人士少之莊宗嘉其才不之詰

李全暉乾祐中爲禮賓使與副使高行遠減刻蕃部買馬錢下開封府勘問皆伏罪並決杖流房州
周馬從斌世宗顯德中爲殿中監初從斌有女適故晉國公霍彥成之子承譚後數歲俱亡有息女一人年五六歲從斌收而養之霍氏資業並爲從斌所據旣而從斌令其女弟尼德堅私度霍氏爲尼未幾而卒乃盡收其邸第復買其資產乾沒其直至是爲霍氏近親所訟下御史府按之得實免官

禍敗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旣有積善之慶豈無

禍淫之責人事易辨陰陽難誣求而得之又何怨也
 觀夫蛇虺之行溪壑之心欺罔君親絕棄仁義殘忍
 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十目所視衆怒難犯天肆惡盈
 之罰鬼得復讎而誅孽不可追速如影響大則兵連
 禍結災延方域小則巢傾卵碎辱及宗親猶謂不幸
 豈非痛哉所以克已復禮謙謙君子戰然而笑矣
 秦衛鞅孝公時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太子犯法刑
 其傅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
 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中欲舍客
 舍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

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弊一至此哉去之
 魏魏人怨其欺公子卯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
 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之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
 遂囚入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
 北出擊鄭京兆鄭縣也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池或
 作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
 君之家

呂不韋爲相國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嘗與
 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
 子爲後毒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鬪墮
 日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寢人子何敢乃

與我充所與鬪者走以白始皇

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

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所生兩子而遂

遷太后於雍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王欲

誅相國為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為游說者眾

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

茅焦說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入南宮

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

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

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

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而死

呂覽曰不韋冢在河南雒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

也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皆復歸嫪毐舍

人遷蜀者

漢主父偃為齊相初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

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

大橫

橫音胡孟反

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

遂猶達也

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日久矣

大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爾吾日暮故倒行逆

施之

日暮言年已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

後以齊王自殺遂族偃

王温舒為河內太守好殺行威遷為中尉坐以法免

後拜為少府徙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

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發兵伐大

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

員騎錢它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員騎騎之有正員也其時兩弟

及兩婚家亦各自坐它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為曰悲

夫夫言有三族而王温舒坐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與弟

同三族而兩妻家各一故為五也温舒死家累千金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末太皇太后召賢引見東廂問

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

王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

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指

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

司馬中賢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

太后詔即闕下册賢即就也曰問者以來陰陽不調菑

害並臻菑古災字元元蒙辜蒙被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

安侯賢未更事理更歷也音上衡反為大司馬不合衆心非

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

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

賢棺至獄診視謂發冢取其棺柩也診驗也音軫莽復風大司徒光

奏賢風讀日諷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以獲封侯翼進也父子

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

不異王制放依也音甫往反費以萬計國家為空虛父子驕

蹇至不為使者禮言不做天子之使受賜不拜鼻惡暴著賢

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砂畫棺以砂塗

之而又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

衣珠璧以棺以此物歛斂也棺音工與反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

免誅不宐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為

官者皆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

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弟哭幾獲盜之陽往哭之實欲

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既

見發羸診其尸羸露形也音郎果反因埋獄中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以豪傑自陽翟徙茂陵涉

性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好殺睚眦於塵中觸死者甚

多王莽末為鎮戎大尹莽敗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

請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壞涉冢舍者為

建主簿涉本不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

曰易世矣空勿復相怨涉曰尹君何以魚肉涉也言以

涉為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亡去申

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以

一吏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許之賓客

車數十乘共送涉至獄建遣兵道微取涉於車上微

也音工送車分散馳逐斬涉縣首長安市

後漢牛輔為中郎將董卓子婿營中無故大驚輔懼

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獻帝紀曰

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千餘餅金大白珠瓔胡謂輔曰城北已有馬可

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支胡放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公孫瓚獻帝時為奮武將軍因怒袁紹遂出軍屯槃

河將以報紹即九河鈎槃之河也乃上疏紹罪紹懼以所佩

渤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欲以相結範遂

背紹領渤海兵以助瓚與紹大戰瓚軍敗還薊後保

易京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於黑

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

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

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爾堅守曠日

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

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

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

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賫書告續曰昔周

末喪亂殭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為否也不圖今日親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

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瀋水陵高汝
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
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吾當自內出奮
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
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便出戰
紹設伏兵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
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續為屠宥所殺

袁術既借號而士卒凍餒江淮間空盡人民相食術
前為呂布所破後為太祖所敗奔其部曲雷薄陳蘭

於瀟山復為所拒憂不知所出將歸帝號於從弟紹

欲至青州從袁譚發病道死 吳書曰術既為雷薄等
所拒留住三日士眾絕

糧乃還至江亭去壽春八十里問厨下尚有麥屑三
十斛時盛暑欲得蜜漿又無蜜坐據牀上歎息良久
乃大咤曰袁術至於此乎因頓
伏牀下嘔血斗餘因而遂死

袁譚紹之子也 譚父為
冀州敵 曹公之在鄴譚畧取甘陵安

平渤海河間攻第袁尚於中山尚走固安從其兄袁

熙譚悉收其眾會曹公將討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

自屯龍湊譚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

意非嘗人趨奔之譚墮馬曰咄而逼我我能富貴汝

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曹公擊袁尚袁熙至遼西尚熙

與烏丸逆軍戰敗走奔遼東公孫康誘斬之送其首
尙爲人有勇力欲奪取康衆與熙謀曰今到康必相
見欲與兄手擊之有遼東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計
曰今不取熙尙無以爲悅於國家乃先置其精勇於
廄中然後請熙尙入康伏兵出皆縛之坐於地尙寒
求席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可相與席熙曰頭尙
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斬首譚宇顯思熙字顯雍
晉石崇爲衛尉諂事賈謐及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
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
美而艷善吹笛孫秀使人求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
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
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
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
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
今察遠炤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
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亦潛知其計乃與黃門
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
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
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
官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爾
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曰
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崇母兄弟妻子無
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崇時年五十二

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銓朝政百官總已多樹親黨皆領禁兵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殿中中郎孟觀李肇與黃門董猛及汝南王亮楚王瑋謀誅之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皆不出駿逃于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密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死者數十人

賈謐爲侍中領祕書監謐者賈充外孫韓壽之子也充養以爲後與賈后共謀誣陷愍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鐘下呼曰阿后救我乃就斬之韓壽少弟蔚及壽兄鞏令保弟散騎郎預吳王友璽謐母子皆伏誅

孫旂爲平南將軍子弼及弟子髦輔琰四人與孫秀合族及趙王倫起事夜從秀開神武門下觀閱器仗兄弟旬日相次爲公府掾尙書郎弼又爲中賢將軍領尙書左丞輔爲上將軍領射聲較尉髦爲武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琰爲武威將軍領太子左率皆賜爵開國郡侯推崇旂爲車騎將軍開府旂初以弼等受署僞朝遣小息回責讓弼等以過差之事弼爲家禍弼等終不從旂制之不可但慟哭而已及齊王冏起義四子皆伏誅襄陽太守岱承冏檄旂夷三族

杜曾自稱南中郎將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尅訪潛遣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衆潰其將馬雋蘇溫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喬皆乞曾以復寃於是斬曾而昌喬鬻其肉而噉之

祖約爲鎮西將軍蘇峻舉兵約從之旣敗奔於石勒勒薄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粗定當顯明順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顯擢背叛不臣者莫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祖約猶存臣竊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田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善歡可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遐請約及其宗室約知禍及大飲醉旣至于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之并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妓妾班賜諸胡

後魏和跋爲尙書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將刑太祖命其諸弟毗等視誅跋謂毗曰灑北地瘠可居水南就耕良田廣爲產業各相勉勵務自纂脩令之背已曰汝曹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解其微意詐稱使

者亡奔長安追之不及太祖怒遂誅其家

崔逞初仕慕容燕以留臺尚書亡歸道武帝亦以爲尚書後爲御史中丞有罪賜死及其孫獻孝文帝初以交通境外伏誅自逞之死至獻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此一門盡矣

費穆爲武衛將軍爾朱榮向雒穆勸其大行誅罰榮心然之於是遂有河陰之事天下聞之莫不切齒及元顥內逼莊帝北幸穆遂降顥顥以河陰酷濫事起於穆引入詰讓出而殺之

爾朱世隆兄弟各擁強兵割剝四海世隆旣摠朝政生殺自繇及高歡起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節閔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內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宐先內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內之椿旣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雅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歡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時年三十三北齊高乾爲魏司空爲莊帝所殺乾臨死神色不變見者莫不歎息焉時武衛將軍元整監刑謂乾曰頗

有書及家人乎乾曰吾兄弟分張各在異處今日之事想無全者兒子既小未有所識亦恐巢傾卵破夫欲何言

唐來俊臣則天朝歷雒陽令司僕少卿恣行羅織多所陷害自侯王將相被其羅織受戮者不可勝計復自稱其才可比石勒朝野聞而彌懼又將誣告皇嗣及廬陵王與南北衙將相謀反莫因此傾動宗社自取國權俊臣與其黨衛遂忠飲醉自糾發繇是得罪制曰來俊臣閭巷小人奸險有素以其頗申糾摘將謂微効欵誠遂拔自泥塗齒于簪紱歲月滋久涓埃莫施專構凶邪每相朋扇隱逆賊之姦尤深嬖寵逼良家之女以爲妾媵作威作福無禮無義剝奪甚甚萑蒲之盜賊賄踰丘山之積諸王等磐石宗枝必期毀敗南北衙文武將相咸將傾危莫得竊弄機權方擬潛爲悖逆無君之心已著不臣之迹顯然天下側目含靈切齒擢其髮不足以數罪粉其骨不足以塞愆棄市之刑嚴科未極汙宮之辟輿議所歸宜加赤族之誅以雪蒼生之憤可准法籍沒其家時年四十七俊臣及伏誅讎人皆齶其肉噉之斯須而盡遠近莫不稱慶

高駢鎮淮南爲秦彥幽辱計口給食自五月至八月外圍益急供事遂闕庖人以道院欄檻及諸木像毀而爲薪以續晨爨時秦彥裨帥鐸頻爲楊行密所敗頗疑道院禳制使然又慮一旦府城不守或致竄逸有妖尼王奉仙者謂秦彥曰此間氣候當損一大貴人地方始安以此言故害之是日駢晨起啜粥左右走告云有兵馬來言未畢衆已及階駢謂其徒曰軍府之事有監軍使及大將軍在汝輩莫無禮因命左右召秦彥詞氣甚厲群兇憚焉久之有卒自後揮肱中之遂牽下階倉遑之際猶仰首顧望若有所伺及就刃斷而不殊明日外圍知之皆向城大慟競以紙錢奠而焚之先是駢嘗戒羣子曰汝等善白爲謀吾必不學俗物死入四片板中以累於汝矣至是以諸姪同坎而瘞唯駢以舊氈包之正符所言及呂用之伏誅有軍人於中堂發得一石函內有銅人一枚長三尺餘身被桎梏口貫長釘曾上疏駢鄉貫甲子官品姓名爲厭勝之事以是駢每爲用之所制如有助焉其後楊行密入城署駢諸孫愈爲節度副使令主喪事愈乃發穴長幼凡六人皆斂棺柩自道院遷于愈家旣月餘愈又暴終明年四月孫孺下廣陵勒其

故吏曠師虔等葬之

後唐溫韜初仕梁為許州節度使明宗即位流于德

州俄賜死長子延濬清泰中為泥水關使次延沼為

父牙帳都較次延袤鄧州指揮使咸聚居許下晉天

福初聞張從賓作亂於河陽咸往依之從賓慮其難

制悉斬于帳下

明宗自鄴初至雒陽霍彥威怒韜前事與段疑同收下獄尋釋之下教放

歸田里天成二年竄於德州是歲秋九月詔曰德州

流人溫韜生為黔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

本朝陵寢遼州流人段凝豺狼類性梟獍為謀無章

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嵐州司戶陶玘曾司

藩翰恣驥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盧州司戶石知

訥比居賓佐合務參揮當守段閑據夷門發文字扇

搖戎帥原州司馬聶陜擢從班列委出親賢不守條

章強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聞喪妻未及於

半年別成婚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晨昏而皆自

抵刑章各行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朕意雖欲

舍弘於物論固難容舍尚全大

體只罪一身竝令本處賜死

王鎔為鎮州節度使令其子昭祚與張文禮以兵圍

李弘規及軍司馬李藹宅竝族誅之誑誤者凡數十

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親軍大

恐時諸軍皆有給賜唯親軍不時與之衆心益懼張

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宐自圖

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待我如是我等焉能效忠是

夜親事十餘人自子城西門尋垣而入鎔方焚香授

錄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府第煙焰

亘天兵士大亂鎔姬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較有張支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第請爲留後遂盡殺王氏之族

張文禮爲鎮州大將殺節度使王鎔盜其州比廝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反日嘗慮我師問罪奸心百變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繇是愈恐是歲八月莊宗遣閻寶史建塘及趙將符習等率王鎔本軍進討師與文禮病疽於腹及聞史建塘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子處瑾據鎮州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以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圜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款於行臺俄而李存審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入發文禮之尸磔之於市

郭崇韜爲樞密使嘗從容謂白繼岌曰蜀平之後王爲太子候主上千秋萬歲神器在手宐盡去宦官優禮士族不唯疎斥關寺至於扇馬亦不可復乘繇是

內則伶官巷伯怒目切齒外則舊寮宿將戰手痛心
掇其族滅之禍有自來矣復以諸子驕縱不法既定
蜀川輦運珍寶實於雒陽之第籍沒之日泥封尚濕
雖莊宗季年爲羣小所惑致功臣不保其終亦崇韜
自貽其禍

安重誨爲樞密使四五年間獨結大任否臧自若塚
衛酋長貴戚近習無敢干政者弟牧鄭州子鎮懷孟
身爲中令任過其才議者謂必有覆餗之禍無何有
吏人李虔徽弟揚言於衆云相者言之狀今將統軍
征淮南時有軍將密以是聞深駭上聽先是東川帥

董璋恃險難制方多疑忌又以武虔裕爲綿州刺史
董璋日設猜防遂繫之叛及王師討蜀峽路艱阻糧
運不繼而重誨請行纔許便辭翌日領數騎而出日
馳數百里西諸侯聞之莫不惶駭所在錢帛糧料星
夜輦運齊赴利州人乘蹙踣於山路者不可勝記百
姓苦之重誨至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延於寢室令妻
子奉食器敬事尤謹重誨坐中言及昨被人讒構幾
不保全賴聖上保鑒苟獲全族因泣下重誨旣辭弘
昭遣人具奏重誨怨望出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
石敬瑭兵柄而宣徽使孟漢瓊自西迴亦奏重誨已

至三泉復歸闕再過鳳翔朱弘昭拒而不納重誨懼
急騎奔程未至京師制授河中帥既至鎮心不自安
而請致仕制初下其子崇贊崇緒走歸河中二子初
至重誨駭然曰二渠安得來家人欲問故里重誨曰
吾知之矣非此渠意是他人教來吾但以一死報國
家餘復何言翌日申使至見重誨號泣久之重誨曰
公但言其故勿過相慙申使曰人言令公據城異志
矣重誨曰吾一死未塞責已負君親安敢輒懷異志
遽勞朝廷興師增聖上宵旰則僕之罪更萬萬矣時
遣翟光鄴使河中如察重誨有異志則誅之既至李
從璋自率甲士圍其第仍拜重誨於其庭重誨下階
迎拜曰太傅過禮俛首方拜從璋以搥擊其首其妻
驚走抱之曰令公死亦不遲太傅何遽如此并擊重
誨妻首碎竝剝其衣服夫妻裸形踣於廊下流血盈
庭翌日副使判官白從璋願以衣服覆其屍堅請方
許及從璋疏重誨家財不及數千緡議者以重誨有
經綸社稷之大功然志大才短不能迴避權寵親禮
士大夫求周身輔國之遠圖而悉自恣習襟果貽顛
覆

馮贇爲樞密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第

馳入皇城與朱弘昭康義誠等同誅秦王語在秦王傳明宗晏駕閔帝自鄴至京師內外制置皆出弘昭與贊及潞王至陝閔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致安從進乃殺贊於其第贊母初喪棄屍於路妻子俱伏法朱弘昭爲樞密使閔帝卽位超加中書令弘昭素猜忌潞王致其背誕以潞王至陝閔帝懼欲奔馳自手詔弘昭圖之時將軍穆延輝在弘昭第曰罪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拔劍大哭至後亭欲自殺家人力止之使捉之急弘昭曰窮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旣殺馮贊斷弘昭首俱傳於陝州

晉王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祚爲節度使及重威移帥崇山瑜乃僥求苟合代其父位後自掌州一載再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北戎盜據區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爲左衽矣厲色數諫怒而不從因其臥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卽爲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時隴東屯兵新關扼其川路將北趣蕃部假途而往乃與群盜酋長趙徽軟血爲約以兄事之謂之曰西

至成都余身爲相餘爲將爾當領一大郡能遂行乎
徽曰諾瑜慮爲所賣先致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
矣徽潛召其黨伺于郊林之外子夜瑜聚族而出輜
重絡繹十有餘里徽之所親循溝澮而遁至馬峽路
隅舉燧伏莽齊發斷欽祚之首貫諸長矛平生聚蓄
金幣萬計皆爲亂兵所掠少長百口殆將殄盡瑜尙
獨戰千人矢不虛發手捍射其指流血及鞬箠罄空
乃持弓擊人簫附皆碎夜竄山谷落髮爲僧月餘爲
樵人所獲繫送岐州爲侯益所殺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三

不諛

夫人者最萬物之靈諛者居五行之一故行諛者必
克已恕物急病讓夷固其窮不可以利誘守其節不
可以兵劫如斯而已矣乃有反道敗德壞法亂紀傾
險其行邪僻其心遺骨肉之親棄故舊之好背平僚

友之惠忘其所事之恩因利乘便竊發構難或肆其慘毒或寘諸刑辟或縱行離間之術或靡顧翻覆之迹擁已自恣蹈害無悔歷代之下比比而有故古人有言曰不恥不仁不畏不該其斯人之謂乎

子伯季子衛大夫也魯哀公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

于平陽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納財賄也醉

而送之夜半而遣之夜遣者慚負孔悝不欲令人見載伯姬於平陽

而行載其母俱去及西門平陽門使貳車反柝於西圃使副車還

取廟主西圃孔氏廟所在柝藏主石函子伯季子初為孔氏臣新登于

公升為大夫請追之遇載柝曰殺而乘其車子伯季載柝者許公

為反柝孔悝怪載柝者又不來使公為反逆之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

無不勝不仁人謂子伯季子也明無不勝言必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

許為許為射之殪傳言子伯不仁所以死也或以其車從從為得

柝於橐中孔悝出奔宋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

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

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而

攻齊大破之

漢韓信既徙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昧昧音莫曷

反家在伊廬東海胸南有此邑素與信善項王敗昧亡歸信

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

入行音下

有變告信欲反

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嘗之事

書聞

聞於天子

帝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知

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

度音大各反

欲謁帝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
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
漢吾今死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
信持其首謁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械信至
雒陽赦以為淮陰侯

樓護為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專政莽長

子宇與妻兄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

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

廣漢過護不以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

名而捕之也

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

莽分三輔置前輝光

後承烈以護為之輝音暉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

後漢隗囂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囂季父崔素豪俠

能得眾聞更始立王莽兵連敗遂聚眾數千人乃與

兄義及上邽人楊廣等共推囂為上將軍崔為白虎

將軍義為左將軍更始二年徵囂與崔及義至長安

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欲

叛歸囂懼并禍卽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始感囂忠
以為御史大夫

子密者彭寵之蒼頭也彭寵反自立為燕王建武五
年春寵齋獨在便室便坐之室非正室也子密等三人因寵臥

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偽稱寵
命敎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

驚東觀記曰妻入驚曰奴反寵急呼曰趣為寵寵謂
奴乃摔其妻頭擊其頰

守奴曰若小兒我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切爾解
我縛當以女妹妻汝家中財物皆與若小奴意欲解

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
物至寵所裝之被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解

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今遣子密等至於後蘭

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稽停也書成卽斬寵及妻頭

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

丁原為騎都尉屯河內以布為王簿大見親待靈帝

晏駕原將兵詣雒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執金吾

進敗董卓卓入京都將為亂欲殺原并其兵眾卓以

布見信於原誘布令殺原布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為

騎都尉甚愛信之誓為父子

魏令狐愚為兖州刺史與王陵謀立楚王彪時楊康
 單固皆豫之及愚先卒康乃發其事於司馬宣王與
 得封拜後以辭頗參錯亦并斬臨刑俱出獄固罵康
 曰老奴汝死自分爾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
 於地下也

王陵坐楚王事司馬宣王誅之其子明山走向太原
 投親家食親家告吏乃就執

蜀許邵為郡功曹先是從兄靖與邵俱知名有人倫
 盛名私情不叶邵排擯靖不得齒敘

吳笮融所為徐州牧陶謙督運及曹公攻陶謙徐士

騷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

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偏屯秣陵

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畧因載而去

媯覽戴員皆吳郡太守盛憲孝廉也大帝殺憲覽員

亡匿曰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為大都督督兵

負為郡丞及翊為左右邊洪所害孫河

姓孫列馳赴宛陵責怒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

之屬籍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

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

令住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

殺覽員

吳歷曰媽覽戴員親近邊洪等數為瑯所困嘗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也

晉王如京兆人也遇亂流移至宛潛結諸無賴少年

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軍既敗歸于王敦敦從弟

稜愛如驍武請敦配已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畜汝

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與之稜置諸左

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為過稜果

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為恥初敦有不臣之迹稜每諫

之敦嘗怒其異已及敦聞如為稜所辱密使人激怒

之勸令殺稜如詣稜因間宴請舞劍為歡稜從之如

於是舞刀為戲漸漸來前稜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

使牽去如直前害稜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為竟陵太守先是胡元聚衆竟陵自號楚公假

曾為太守曾既殺元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

前秦張猗為王兖功曹兖固守博陵與慕容垂相持

垂遣將慕容麟攻兖于博陵兖糧竭矢盡猗踰城聚

衆應麟兖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

衆應賊號稱義兵何名實相悖之甚卿兄往合鄉宗

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為世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

卿見為吾吏親尋干戈競為戎首為爾君者不亦難

乎今人可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

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顧之何忠義之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既而城陷亮及固安侯苻鑒並為麟所殺

苻師好者纂之弟也苻登之討姚萇使蘭犢率眾數萬自潁陽人子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好勸其兄稱尊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為秦公蘭犢絕之皆為姚萇所敗

南齊劉祥初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勅為廣州卒官祥就勅妻求還資事聞朝廷

齊人姓周交不書名陸超之門生也超之預晉安王議徐

玄慶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周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墮而身不僵玄慶嘉其節厚備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正壓其頭折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于琳之為晉安王子懋中兵參軍即子懋之母阮產弟也子懋鎮潯陽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遺書欲密迎正阮阮報琳之為計琳之弟瑤之馳告高宗高宗遣王廣之裴叔業與瑤之

先襲潯陽琳之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

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事琳之以袖鄣而使入害之

梁羊鴟爲侯景庫真都督景以其妹爲小妻及景敗鴟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鴟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湖豆洲景覺大驚聞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鴟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鴟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並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平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鴟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鴟以稍入刺殺之

後魏崔鍾爲金紫光祿大夫兄敞亡後鍾貪其財物誣敞息子積等三人非兄之裔辭訴累歲人士嫉之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奏除其官終身不齒

崔僧淵原妻房氏生二子伯麟伯驥後薄房氏更納平原杜氏僧淵之徙也與杜俱去生四子伯鳳伯龍伯螭伯蚪得還之後棄絕房氏遂與杜氏及四子家

于青州伯驥與母房氏居于冀州雖往來父間而心存母氏孝慈之道頓阻一門僧淵卒年七十餘伯驥雖往奔赴不敢入家哭沙門寺伯龍性剛躁父亡後與兄伯驥訟競嫡庶並以刀劍自衛若怨讎焉

崔模初事慕容氏後爲宋滎陽太守太武神麈中滑臺平模歸降始模在南妻張氏有二子仲智季柔模至京師賜妻金氏生子幼度仲智等以父隔遠乃聚貨物間託關境規贖模歸其母張氏每謂之曰汝父性懷本自無決必不能來也行人遂以財賄至都當竊模還模果顧念幼度等指幼度謂行人曰吾何忍捨此輩令坐致刑辱當爲爾取一人使名位不減於我乃授以申謨謨宋東郡太守與朱修之守滑臺神麈中被執入國俱得賜妻生子靈度申謨聞此乃棄妻子走還江外靈度刑爲閹人

崔攸之者道固之兄也道固父輯爲太山太守道固賤出適母生攸之日連等輕侮之輯謂攸之曰此兒姿識如此或能與人門戶汝等何以輕之攸之等遇之彌薄畧無兄弟之禮時宋孝武帝爲徐兗二州刺史得辟他州民爲從事輯乃資給道固令其往南旣至彭城帝以爲從事會青州刺史新除過彭城帝謂

之曰崔道固人身如此豈可爲寒士至老乎而世人以其偏庶便相陵侮可爲歎息青州刺史至州辟爲主簿轉治中後爲宋文帝諸子參軍事被遣向青州募人長史已下皆詣道固諸兄等逼道固所生母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驚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等所作咸起拜謝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宐答拜諸客皆歎美固母子賤其諸兄

穆壽太武時與崔浩等輔政遇諸父兄弟有如僕隸夫妻竝共食而令諸父食餽餘其自矜無禮如此爲時人所鄙笑

王建爲左大夫建兄迴諸子多不順法建具以狀聞迴父子伏誅

李寶涼王嵩孫也太武討沮渠無諱寶奉表歸誠累遷鎮北將軍李氏自初入魏人位兼舉因寶子冲寵遇遂爲當世盛門而仁義吉凶情禮淺薄恭功之服殆無慘容至於窘乏不加拯濟識者以此貶之

陸定國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納范陽盧度世女生昕之二室俱爲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兩子爭襲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泉婚親相

好冲遂左右申助之繇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
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寇彌爲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孝莊永安末徽
避爾朱兆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彌不納遣人加害時
論深責之

盧度世者散騎嘗侍玄之子也玄有五子嫡唯度世
餘淵敏昶尚皆別生及度世爲中書學生以崔浩事
難其庶兄弟嘗欲危害之度世嘗深忿恨及度世有
子每誠約令絕妾孽不得使長後患至淵兄弟婢賤
生子雖形貌相類皆不舉接爲識者所非

張彝爲光祿大夫旣貴大起第宅徽號華侈頗侮其
疎宗舊戚不甚存紀時有怨憾焉

李靜齊州刺史元護之弟也爲前將軍性甚貪忌兄
亡未斂便剝脫諸妓服玩及餘財物

斛斯椿爲車騎將軍嘗州刺史及爾朱榮之死椿與
爾朱度律仲遠等北拒齊獻武王次楊平會爾朱兆
與度律等相疑遁還椿後復與度律等同拒義旗敗
於韓陵椿與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報爾朱我等
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
入北中城收爾朱部曲盡殺之令長孫稚賈顯智等

率數百騎襲爾朱世隆彥伯兄弟斬於閭闔門外椿
 入雒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樹椿父出見謂椿曰汝
 與爾朱約為兄今何忍懸其頭於門樹寧不愧負天
 地乎椿乃傳世隆等首并囚度律天光於齊獻武王
 馮穆為員外通直散騎嘗侍穆與叔輔興不和輔興
 亡贈相州刺史祖載在庭而穆方高車良馬恭受職
 命言宴滿堂忻笑自若為御史中丞東平王康所劾
 裴茂伯為廣平王文學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茂
 伯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微時妻張氏助洪之
 經營資產自貧至貴多所補益有男女幾十人洪之
 後得劉氏劉芳從妹也洪之欽重而疎薄張氏為兩
 宅別居偏厚劉子繇是二妻妬競互相訟詛兩宅母
 子往來如讎及蒞西州以劉自隨

高遵字世禮渤海蓊人父濟陰太守遵賤出其兄矯
 等嘗欺侮之及父亡不令在喪位遵為立忠將軍齊
 州刺史建節歷本州宗鄉改觀而矯等爾妬毀之遵
 為中書侍郎第次文雖無官位而貲產巨萬遵每責
 其失而結憾於遵吉凶不相及時論責之

北齊陳元康為高祖相府功曹參軍時魏尚書僕射

范陽盧道處女爲右衛將軍郭瓊子婦瓊以死罪沒官高祖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乃棄故婦李氏識者非之

薛琬爲尙書僕射久在省闈開明簿領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魏東平王元康妾張氏姪逸放恣琬初與姦通後納以爲婦咸共謗之逐前妻于氏不認其子怨家內忿競相告列深爲世所譏鄙

韋子粲字暉茂京兆人佐郡功曹史累遷爲大行臺郎中從爾朱天光平關右周武入關以爲南汾州刺史神武命將出討城陷子弟俱被獲送晉陽家放免

以粲爲并州長史累遷豫州刺史卒初子粲兄弟十三人子姪親屬闔門百口悉在西魏以子粲陷城不能死難多致誅滅歸國獲存唯與弟道諧二人而已諧與粲俱入國粲富之後遂特棄道諧令其異居所得廩祿畧不相及其不顧恩義如此

李訢獻文帝時爲湘州刺史以貪黷被告尙書李敷與訢少長相好每左右之及訢就劾有司諷訢告敷隱罪可得自全又趙郡范滂具條列敷兄弟事狀有司以聞敷坐得罪詔列訢貪冒罪應死以糾李敷兄弟故得降免有司百鞭髡刑配爲廝役後訢爲太倉

尚書亦信任摎腹心之事皆以告之摎以無功起家拜盧奴令及明太后臨朝摎知后忿訴又知內外疾之會鎮南人告訴外叛乃徵訴至京師言其叛狀訴曰無之引摎證訴言爾妄云知我吾又何名雖然爾不顧余之厚德而忍爲此不仁甚矣摎曰何若李敷之德於公公昔忍於敷摎今敢不忍於公平遂見誅楊寬邯鄲人也楊愔父津爲并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寬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歿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湘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嗟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

元景安永之子也永兄杜襲爵陳留王杜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諸元帝室親近者多被誅戮疏宗如景安之徒議欲請姓高氏景皓云豈得棄本宗逐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遂以此言白顯祖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縣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姿儀有器幹爲濮陽郡守魏彭城王歸出鎮定州啓爲定州司馬及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兄莫妄言及問景皓與豫所列符同

獲免自外同聞語者數人皆流配遠方豫卒於徐州
刺史

後周司馬消難高祖時爲大將軍性貪淫輕於去就
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難云其妻高氏齊神武之
女在鄴敬重之後入關便相棄薄消難之赴邳州留
高及三子在京高言於隋文曰滎陽公性多變詐今
以新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消難入陳而高
母子因此獲免

隋李安字玄德高祖相周引之左右遷職方中大夫
復拜安弟哲爲儀同安叔父梁州刺史璋時在京師
與周趙王謀害高祖誘哲爲內應哲謂安曰隨之則
不忠言之則不義失忠與義何以立身安曰丞相父
也其可背之遂陰白之及王等伏誅將加官賞安頓
首而言曰兄弟無汗馬之勞過蒙獎擢合門竭節無
以酬謝不意叔父無狀爲兇黨之所熒惑覆宗絕嗣
其甘若薺蒙全首領爲幸實多豈可將叔父之命以
求官賞於是俯伏流涕悲不自勝高祖爲之改容曰
我爲汝特存璋子乃命有司罪璋正身高祖亦爲安
隱其事而不言尋授安開府

唐邴元真李密爲右長史高祖武德元年密將入雒

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王世充密陰知之不發其事欲待世充兵半渡雒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以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徑赴武牢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鄧曉武德初爲李軌尚書左丞使長安聞軌敗舞蹈稱慶高祖曰汝委質於人爲使來此聞軌淪陷曾無戚容苟悅朕情妄爲慶躍旣不能留心於李軌何能盡節於朕乎曉無以對

丘行恭爲左衛將軍貞觀中坐與嫡兄爭葬所生母爲法司所劾除名

趙履溫爲易州刺史履溫卽侍中桓彥範妻兄也彥範誅張易之後奏言先與履溫謀其事於是召拜司農少卿履溫德之遂以二婢遺彥範及彥範罷知政事履溫又脅奪其婢大爲時論所譏焉

房孺復太尉瑄之子爲浙西從事初娶鄭氏惡賤其妻多畜婢僕妻之保母亟言之孺復乃先具棺槨而築家人生斂保母遠近驚異及妻在產蓐未三日遽令上船卽路數日妻遇風而卒孺復以宰相子少年有浮名而姦惡未甚露累拜杭州刺史

韓昇尚書右丞臯之從弟也臯恃前輩頗以簡倨自

處順宗時王長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畢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爲鄂州刺史岳鄂斬沔等州觀察使

梁未瑾爲兗州節度使乾寧二年春太祖令大將朱友恭攻瑾瑾掘塹柵以環之朱瑄遣將賀瓌及蕃將何懷寶赴援爲友恭所擒十一月瑾從兄齊川刺史瓊以州降太祖令執賀瓌懷寶及瓊徇於城下謂瑾曰卿兄已敗早宐效順瑾僞遣牙將胡規持書幣送降太祖自至延壽門外與瑾交語瑾謂太祖曰欲令大將送符印願得兄瓊來押領所貴骨肉盡布腹心也太祖遣瓊與客將劉捍取符印瑾單馬立于橋上揮手謂捍曰可令兄來余有密款卽令瓊往瑾先令驍果董懷進伏于橋下及瓊至懷進突出擒瓊而入俄而斬瓊首投於城外太祖乃班師

王珂河中人父重榮河中節度使唐僖宗光啓三年重榮爲部將嘗行儒所害推重榮弟重盈爲蒲帥以珂爲行軍司馬及重盈卒軍府推珂爲留後時重盈子琪爲陝州節度使瑤爲絳州刺史繇是爭爲蒲帥瑤琪連上章論列又與太祖書云珂非吾兄弟蓋余家之蒼頭也小字忠兒安得繼嗣珂亦上章云亡父

有興復之功又遣使求援於太原李克用爲保薦於朝昭宗可之旣而珙厚結王行瑜李茂貞韓建爲援三鎮互相表薦昭宗詔諭之曰吾以太原與重榮有再奏之功已俞其奏矣乾寧二年五月三鎮率兵入觀賊害時政請以河中授珙瑤又連兵以攻河中克用聞之出師以討三鎮瑤珙兵退晉師拔絳州擒瑤斬之及克用駐軍於渭北昭宗以珙爲河中節度使正授旄鉞克用因以女妻珙珙至太原謝婚成禮克用令李嗣昭將兵助珙攻珙於陝焉馬希聲湖南節度楚王殷之次子也殷初薨長子希

振次當嗣立時希聲以先爲副使方握權私遣其大將歐弘練矯父命請立爲帥乃自稱留後

後唐劉守文爲滄州節度唐天祐六年五月守文爲其弟守光敗於蘇州之雞蘇守文爲弟所擒歸幽州初劉仁恭輦幽府積實營大安山以自固會汴人攻其城守光堅守之因自爲幽帥囚仁恭于大安別室守文素蓄奸謀志大才短利燕薊之土疆乃令子延祐質於汴自將兵討守光以迎父爲名頻年出軍不利至是大舉以重賂誘契丹吐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運滄景芻粟海船而下以給軍費及大戰守光之

兵敗也守文詐慈單馬立于陣場泣諭於衆曰勿殺吾弟爲守光將元行欽識之見擒滄州失帥自潰守光復繫兄於別室援以叢棘滄州兵敗守光乃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充以推守文之子延祚爲滄州帥守光攜守文於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人餓殍軍士食人百姓食墻土驢馬相遇食其鬃士人出入多爲強者屠殺呂充率城中飢羸丁口以麩麩飼之團爲宰殺務旋烹以充軍食危酷之狀遠古未聞延祚力窮以城降守光守光以其子繼威爲滄帥大將張邁進佐之守光旣得志父兄雖結託於我而以

狀告梁祖曰臣守光諤叨戎寄向受國恩旣有血誠合室披訴伏自陛下初登寶位纔建皇基四方尙擾於干戈諸道未賓於聲教唯臣不勞兵刃不俟詔書便貢表章率先歸款致令河北一面晏然無虞其後又以河東結構邠岐朋附淮蜀久稽天討屢軫宸襟臣又密設機謀指揮夏侯敬受已下令翻賊寨遣向朝廷鑾輿纔至於陝郊兵騎悉歸於行在使兇渠北遁致羣輦東歸獲立微勞稍寬聖慮其於向國粗竭丹誠昨者兄守文遠於明時擅興兵革堅貯吞并之志全無友愛之情誑惑宸聰卽言迎侍勾牽戎虜元

逞他圖兄之行藏臣實所諳悉當於此際備見狡謀必知要當道之土疆爲朝廷之患害累曾申奏莫不丁寧今者旣破賊軍足以細驗前事昨於陣上所殺契丹兵馬絕多及寨內收得契丹與往來文字不少今又捉得自來與臣兄謀事人道士褚玄嗣學院使鄭緒等皆言兄本計謀極大妄動絕深不唯窺取其一方便實亦將圖於大事苟非臣親當戰陣手執干戈大掃羣兇生擒戎首則滄州得志蕃衆轉狂合勢連衡爲患非細固不是臣自矜小捷妄有飾詞其褚方嗣等分析文狀謹同封進其褚玄嗣文狀多迷守

結構說誘幽州將士及會契丹窺筭幽州城池皆是自相魚肉又言如守文得志必謀亂中原以迎侍爲名實欲并吞燕薊又滄州鼓角門東有誓衆碑一所其辭願破梁國却興唐朝及見幽州歸向朝廷遂拆却碑樓其碑坑於樓下文字見在又守文所遣男延祚人質不是親兒又守文令褚玄嗣將琉璃水精金銀等器錦綵與契丹將領約取幽州後別圖富貴其契丹少君遂差使還書願與守文勅命守文乃言得契丹下大夫所贊也梁祖覽之大噱守光復置書於莊宗言同破僞梁事

李小喜幽帥劉守光之愛將雖守光兇淫出於天性然而稔惡侈毒多爲小喜贊成燕城將破前一日踰垣請罪莊宗宥之至守光之將伏鑕泣而訴曰臣死無恨教臣爲惡不早歸向者繇小喜熒惑故也罪人不死臣必訴於地下急召小喜至小喜瞋目睨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肉亦小喜教耶守光大慙帝怒其失舊君之節卽命斬之

王緘先事幽州劉仁恭後歸莊宗及從征幽州旣獲仁恭父子莊宗命緘爲露布觀其旨趣緘旣起草無所辭避義士以此少之

張文禮考鎮州之大將大爲趙王王鎔倚任文禮見鎔之政荒僻嘗蓄異圖酒酣之後對左右每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鎔待之如初畧無猜間及獻言者漸爲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專其間隙及鎔殺李弘規委政於其子昭祚昭祚性偏戾未識人間情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旣事權在手朝夕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弘規李藹持權使事樹立兄弟子姪及諸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禮頗深畏憚及弘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竄聚泣偶語未有

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奸詞激之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曹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國爲家不忍一朝併膏鋒刃我若不卽殺汝則得罪於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輩事旣如斯其將奈何衆軍感泣是夜作亂殺王鎰父子舉族灰滅唯留王昭祚妻朱氏以通汴人尋問道告曰王氏喪於亂軍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留後於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旄節亦奉牋勸進上合容之可其請文禮比廝役小人偶居重任行步動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賊殺不辜莫可勝載自度罪逆難

容尙慮王師問罪奸心百變或陳情梁汴託援契丹多脩絹書藏於蠟彈塞上烽鋪黃河渡口往往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繇是愈切慙恐先是腹上患疽醫藥無効聞史建塘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處瑾秘喪軍府內外皆不之知每日於寢室前問安如生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温韜初事梁爲許州節度使累官至簡較太尉平章事韜素善趙巖每依附之莊宗入汴巖恃韜與已素厚遂奔許州韜延之於第斬首傳送闕下李繼儔潞州節度嗣昭之子也初嗣昭死其子繼韜

以州叛及繼韜伏誅之後詔其兄繼儔赴闕時繼儔
權知軍府繼韜房中所畜婢僕玩好之類悉爲已有
每日於其房中料選妓妾筭較財物遷延不時上路
其弟繼達怒謂人曰吾仲兄被罪父子誅死骨肉之
情自然傷痛大兄不仁樂禍畧無慟懷二弟併命言
音尙在而便烝淫妻妾詰責貨財慙恥見人生不如
死繼達服縗麻引數百騎坐於戟門呼曰爲我反乎
卽令人斬繼儔首投於戟門之內繼達弟繼珂聞其
亂也募市人千餘攻于城門繼達登城樓知事不濟
啓于城東門至其私第盡殺其孥得百餘騎出潞城
門將奔契丹行不十里麾下奔潰自剄於路隅其下
小較薛萬金率衆歸於闕下

李繼忠初爲北京皇城使明宗天成三年十月繼忠
弟姪三人進馬二百五匹金器八百兩銀萬兩家機
錦百疋白羅三百疋綾三千疋絹三千疋繼忠者故
昭義帥嗣昭之子少有心疾其母楊夫人自潞州積
聚百萬輦於并州私第繼韜之叛沒之于官莊宗南
郊助大半賞給兄繼韜伏法其母又輦及晉者餘百
兩楊氏卒其弟相州刺史繼能潞府司馬繼襲聞哀
俱至繼忠等詣官告變繼能繼襲伏法弟姪遂得分

其所聚故有獻

聶嶼明宗時爲起居舍人嶼早依郭崇韜門庭致身朱紫名登兩史浙江使廻生涯巨萬嶼爲河東節判時郭氏次子之婦孀居於家嶼喪偶未久復忍而納幣人皆罪之明宗在藩邸時素聞其醜聲天成中與溫韜等同詔賜死

晉秘瓊初仕後唐爲董溫琪衛內指揮使倚以腹心及溫琪爲幽州連帥趙德鈞所奏同赴太原之役軍敗沒蕃瓊乃害溫琪之家載其屍都以一坎瘞之溫琪在任貪暴積鏹巨萬瓊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

留後

李彝殷爲夏州節度使天福末奏衛內指揮拓拔崇斌等五人作亂當時收擒處斬訖相次綏州刺史李彝敏擅將兵士直抵城門尋差人掩殺彝敏知事不濟與第五人將家南走詔李彝敏潛結兇黨顯恣逆謀骨肉之間尚與屠害炤臨之內難以含容送夏州處斬

李鏐初入恒山謁要人李弘規以宗姓請兄事之繇是得進趙王王鎰辟爲從事鎰卒復爲王德明賓客德明使鏐聘於唐莊宗鏐密疏德明之罪且言可圖

之狀莊宗嘉之及恒山平以鱗爲霸府支使嘗從容
請於莊宗曰鱗有四子請誅之莊宗問其故對曰此
輩生於恒山稟悖亂之氣不可留也莊宗笑而止
漢馬希萼湖南節度希範弟希廣之庶兄希範卒大
將等立其母弟希廣繼位希萼自桂州爲朗帥而怒
希廣擅命始構參商之際漢高祖乾祐中希廣希萼
交訴於朝廷累降詔命和解之而潛佑希廣於是希
萼怨望乃依附淮夷未幾率朗人及溪洞羣蠻向長
沙爲長沙軍所敗三年希萼大合羣蠻再攻長沙陷
希廣及其妻皆杖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而死

希萼自號楚王武安軍節度使

周王繼弘在晉爲奉國指揮使虜陷中原從虜主至
相州遂令以本軍戍守虜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
使唐英善待繼弘每候其第則升堂拜繼弘之母贈
遺甚厚倚若戚親又給與兵仗略無猜忌會虜主死
漢祖赴維唐英遣使歸漢漢祖大悅將厚待唐英使
未迴繼弘與指揮使樊暉等共殺唐英繼弘自稱留
後令判官張易奉表于漢祖人或責以見利忘義繼
弘曰吾儕小人也若不因利乘便以求富貴畢世已
來未可得志也及漢祖討杜重威至德清軍繼弘來

冊府元龜

不該

卷之九百四十三

朝乃授節旄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參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四

佻薄

詩曰視民不佻禮曰小人以薄蓋佻薄者前哲之所戒也淳素既隱道化多缺仁厚之俗替而侮慢之風長其有搢紳之士簡傲之民忘謹愿之規恣忿躁之性以嘲玩為辯以陵忤為材譏議人物既忽僚友或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四十三

一

劇言而歷詆或顧影而自嘉執屏面以疾驅著岑車以疊曲脫散冠帶怠棄司存踰越典嘗敗亂雅俗以至干白簡之奏陷丹筆之議而不悔焉於戲處其厚而不處其薄者誠君子哉

漢張敞為京兆尹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

在長安中章臺下街也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便面所以障面蓋之類也

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尹眉嫵嫵音詭北方人謂眉好為詭音又音舞嫵好媚也有司以奏

敞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

眉者帝愛其能弗荷責也然終不得大位

後漢孔融字文舉為少府融與蔡邕素善邕卒後有

虎賁士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素紹之敗也融與曹公書曰武王

伐紂以妣已賜周公曹公以融學博謂書傳所記後

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爾時曹公平紹以素肥妻甄氏賜

五官中郎將即魏文帝也

禰衡平原人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興

平中避難荊州建安初來遊許下是時許都新建賢

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

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

何衡云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
 魯國孔融及弘農楊脩嘗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
 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孔融愛衡才數稱衡於曹
 公曹公欲見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
 數有吝言曹公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衡善
 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吏過者
 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曹公欲辱衡乃
 令人錄用為鼓
吏後至八月朝普天閣試音節作三重閣列坐賓客
 以帛絹制作不岑牟一單絞反小服通史志曰岑牟
 鼓角士曹也絞
 蒼黃之色也次至衡衡乃為漁陽參搥躡蹠而前
衡擊鼓作淮揚搥搥踟地來前躡鼓足脚容態不嘗
 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搥搥而去至今有漁陽參

搥自禰衡始也
 搥者擊鼓杖也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

衡進至曹公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吏何不改裝而敢
 輕進乎衡曰諾於是先解衾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
 徐取岑牟單絞而著之畢復參搥而去顏色不怍曹
 公笑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
 大雅固當爾邪因宣曹公區區之意衡許往融復見
 曹公說衡狂疾今求得自謝曹公喜敕門者有客便
 通待之極晏衡乃著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棨杖棨
 杖也音
 陀活反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曰外有狂生坐
 於營門言語悖逆請收案罪曹公怒謂融曰禰衡豎

子孤殺之猶雀鼠爾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爲之祖道先供設於城南乃更相戒曰禰衡悖虐無禮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衆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衡曰坐者爲冢臥者爲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至荊州劉表甚實禮之後復侮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衡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衡更熟視曰死公云等道

死公罵祖也等道猶今言何勿語也

祖大怒令五伯將出

欲加箠衡方大罵祖恚遂令殺之祖主簿素疾衡卽時殺焉祖子射徒跣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斂衡時年二十六

魏何晏尚太祖女爲駙馬都尉得賜爵爲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鄧颺爲中郎與李勝等爲浮華友及入兼中書郎浮華事發被斥出遂不復用

蜀彭萊廣漢人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敕薦之於太守許靖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爲衆人所謗於州牧劉璋璋髡鉗萊爲徒隸

李謨爲右中郎將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

晉阮籍魏末爲步兵較尉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及母終種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憚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繇是禮法之士疾之若讎

阮咸爲散騎嘗侍咸初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咸曬衣服皆錦綺燦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潘岳爲河陽令負才鬱鬱不得志時尚書僕射山濤領吏部王濟裴楷等竝爲武帝所親遇岳內非之乃題閣道爲謠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轄和嶠刺促不得休

陸玩初爲元帝丞相參軍嘗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賤曰僕雖吳人幾爲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

謝綯會稽王驃騎長史重之子也綯曾於公坐戲調無禮於其舅袁湛湛甚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謂世無涓陽情也綯父重卽王胡之外孫與舅亦有不協之論湛故有此及云

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為車騎桓冲騎兵參軍冲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繇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焉知死嘗從冲行值暴雨徽之因下馬排入中車謂曰公豈得獨擅一車冲嘗謂徽之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徽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爾

王獻之為中書令時郝愔子超有重名獻之兄弟自超未亡見愔嘗躡履問訊甚脩舅甥之禮及超死見愔慢怠履而候之命席便遷延辭避愔每慨然曰使

嘉賓 超字嘉賓 不死鼠子敢爾邪

顧愷之初為荊州刺史殷仲堪參軍愷之於伐過寔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又好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雜生詠答曰何至作老婢聲

苻朗以前秦青州刺史來降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陵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弄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

其忤物傷人皆此類也謝安嘗設燕請之朝士盈坐
竝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
既唾而舍出頃復加之

宋范泰爲光祿大夫時領軍將軍趙倫之性野拙人
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爲護軍資
力不稱以爲見貶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
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第所至倫聞之
大喜每載酒肴詣泰

王惠爲征虜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
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悉何所見惠曰
覺卽時逢小人爾

荀伯子爲御史中丞少好學博覽經傳而通率好爲
雜語戲做閭里故以此失清途

汎擘爲太子詹事性精微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照
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曰麝
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寔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
唐黏濕其松蘇合安息鬱金榛多和羅之屬竝被珍
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
助於馨烈乃當彌憎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
朝士麝本多忌比度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

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林道人沈寔易和以自比也謝惠連爲彭城王法曹參軍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爲父方明所知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冠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川府寮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人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文帝除爲廣州所統增城令

劉瑀爲益州刺史旣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峻書曰朱僧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荊州青油幕丁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齊師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漢爾及爲吏部尙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丹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羊志善醫術孝武殷貴妃薨令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者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諠帝亦愛狎之南齊王瞻宋徐州都督玄謨之子初仕宋爲王府參

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
滿促膝唯會二人彥節外迹雖醉之意甚不悅豫章
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嘗侯嶷高論武帝時在大牀
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寢與嶷言次忽問
王景文兄楷賢愚何如殷道粉瞻臨卿遂復言他人
兄耶武帝笑稱嶷小名王汝兄愚那得忽來王參軍
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譚武帝銜之未嘗形於色後
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嘗爲永喜太守詣闕跪拜
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王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
右啓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廷臣輒已收之高帝

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

丘靈鞠爲驍騎將軍嘗還東詣司徒褚淵別淵不起
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
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強切如此不持形儀
唯取笑適又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東還掘原榮冢
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
伶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張融爲中書郎風止詭越坐嘗危膝行則曳步翹身
仰首意致甚多隨人同行稽遲不進融與吏部尚書
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

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
乃去其爲異如此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舉
袂不前融亦舉手謂儉曰歌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
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令君爲趨士豈不善乎嘗
歎云不恨我不見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見我後爲司
徒從事中郎永明中摠明觀講救朝臣集聽融扶入
就榻私索酒飲之問難旣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
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王敬則
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解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旣
非步吏急帶何爲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畢行
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
息出人朝廷皆拭目驚觀之融假東出武帝問融在
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帝以問
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
上在帝大笑

謝眺爲尙書吏部郎眺嘗輕江祏爲人祏嘗詣眺眺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旣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
不急祏以爲輕已後祏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眺眺
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謔弄之祏轉不堪於
是構而害之

諸葛勗為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
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而赦之

沈攢之為晉陵令性龕疎好犯太守王亮諱臣欽若

父名亮不堪遂啓代之攢之怏怏乃造坐云下官以

犯諱被代未知明府諱若為攸字當作無敬尊傍犬

為犬傍無敬尊若是有心愆無心攸乞告示亮不及

履下牀蹠而走攢之撫掌大笑而去

劉祥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輕言肆行於朝士

多所貶忽王奐為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途

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檀超高平金鄉人解褐為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

共事不為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

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

卞彬為綏建太守性輕險嘗品第禽獸之目云羊性

淫而狠狽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

斥貴勢其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比令僕也

又云鬪斗唯唯羣浮閭水唯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

史諮事也

梁禕絹齊末為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未能

自致唯絹獨不達乃與江州刺史陳伯之俱入于魏

魏人欲擢用之因元會網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
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
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劉孝綽爲祕書監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
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粲
等竝被特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及呼騶卒訪道塗間事繇此多忤於物

張纘爲湘州刺史初吳興吳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
引爲賓客浮相禮遇及綸作收郢藩規隨從江夏遇
纘出之湘鎮路繇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座意

不能平忽舉盃曰吳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
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悅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
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
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爲張纘一盃酒殺吳氏三
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陳陳暄義興國山人以落拓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
調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尙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
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蹠靴至
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三暄徐步
而出舉止自若竟無忤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

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侍郎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謔言語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

後魏胡叟仕宋爲梁秦二州刺史叟少聰慧在魏時京兆韋祖思多蔑時彥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嘗待叟不足聊與溫涼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且述前載無違舊美敘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俗人皆奇其才畏其筆世猶傳誦之以爲笑狎

慕容契濟南王白曜弟之子契輕薄無簡以名家子擢爲中散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爲祕書監雅性剛戇好自矜誕陵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薄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于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率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貴已賤人皆此類也

楊儉爲北雍州刺史與弟寬皆輕薄無行爲流人所

鄙

甄琛爲侍中車騎將軍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
裴伯茂爲中書郎與宇文忠之同省嘗侮忽之忠之
色黑呼爲黑字

李 爲通直散騎嘗侍父華有八子構其長也次敬
義爲光祿大夫次叔向爲徐州鎭曹參軍帶郭浦戍
主次幼緒早亡次季循博陵恒山二郡太守次世幹
次雅明兄弟並不脩名行儉暴無禮爲時所賤
畢哲爲祕書郎諸畢朝不乏榮貴但韓薄不脩爲時
所鄙

北齊徐之才初在南齊號爲神童陳郡袁昂領丹陽
尹辟爲主簿人務事宜皆被顧訪郡廨遭火之才起
望夜中不著衣披紅服帕出房映光爲昂所見功曹
白請免職昂重其才術乃特原之後入北爲僕射時
語人曰我在江東見徐勉作僕射朝士莫不佞之今
我亦是僕射無一人佞我何繇可活之才聰辯多智
時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唐與白之才
茂之元日對邕爲諸令史祝曰卿等位當作唐白又
以小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
不遜如此歷事諸帝以戲狎得寵

魏收初爲神武晉陽中外府主簿其從叔季景有才

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嘗所欺忽收初赴并頓
丘李庶者故大司農諸之子也以華辯見稱曾謂收
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從叔見比便是邪輪
之比卿邪輪者故尚書令陳留公繼伯之子愚癡有
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其所嗤翫收忽季景
故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收昔在雒京輕薄尤甚人號
之魏收驚駭蝶文襄曾遊東山飲宴文襄曰魏收恃
才無宜適須出其短往復數番收忽大唱曰楊遵彥
理屈已倒遵彥惜字也惜從容曰我綽有餘暇山立
不動若遇當塗恐翩翩遂逝當塗者魏翩翩者蝶也

文襄先知之大笑稱善文襄又曰向語猶微空更指
斥惜應聲曰魏收在并作一篇詩對衆讀訖云打從
叔季景出六百斛米亦不辨此遠近所知非敢妄說
文襄喜曰我亦先聞衆人皆笑收雖自申雪不復抗
拒終身病之文宣卽位除中書令俄兼太子詹事收
旣輕疾好聲樂善胡舞文宣未數於東山與諸優爲
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
司馬子如爲司空性滑稽不治簡裁言戲穢褻識者
非之

李構爲譙州刺史時人語宋遊道爲獼猴面構嘗因

遊道會客因戲之曰賢徒在門外大好人空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遊仙遊道出見之乃猴而衣帽也將
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

封孝琰爲通直散騎嘗侍時祖珽輔政孝琰謂珽曰
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

盧詢祖爲築長城子使既有口辯好臧否人物嘗語

人曰我昨東方未明過和氏門外

和氏和士開也

已見二陸

兩源森然與槐柳齊列蓋謂彥師仁惠與文宗那延
也那邵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爲不及詢祖曰見未能
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翦其翅翮謗毀日

至素論皆薄其爲人

後周張肅爲宣納上士轉中外府記室參軍中山公
訓侍讀早有才名性頗輕猾時人比之魏謏

隋盧思道仕北齊爲黃門侍郎思道不持操行好輕
侮人天保中魏史未出思道先已誦之繇是大被笞
辱前後屢犯因而不調

侯白爲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爲誹諧雜說人多
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
弘退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爲牛羊
下來邪

劉炫為太學博士性躁競頗誹諧多自矜伐好輕侮當世為執政所醜繇是官途不遂

宇文化及右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好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繇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唐崔信明太宗貞觀中為秦川令頗蹇傲自伐嘗賦詩吟嘯自謂過於李百藥時人多不許之又矜其門族輕侮四海士望繇是為世所譏

杜審言則天登封初以隰城尉預選時蘇味道為天官侍郎審言試判訖謂人曰蘇味道必死人間其故審言曰見吾判即自當羞死矣又嘗謂人曰吾之文章合將屈宋作衙官吾之書迹合將王羲之北面其矜誕如此

駱賓王高宗末為長安尉落拓無行好與薄徒遊

鄧玄挺為中書舍人性俊辯機捷過人每有嘲謔朝廷稱為口寔

喬琳代宗時為監察御史倜儻疎誕好譁諧侮諛僚列頗無禮簡同院御史畢耀初與琳嘲誚在復因成學隙

王縉大曆中與元載同為相載用事縉卑附之不敢與忤然恃才與老多所做忽載所不悅心希載旨以

言詞凌詬無所忌憚初京兆尹黎幹戎州人也數論事載甚病之而力不能去幹嘗白事於縉縉曰尹南方君子也安知朝禮其媿而侮人如此

顧况德宗貞元初爲著作郎况頗習詩詠而不修簡操宰臣李泌薄其爲人置之散位泌歿後以宿憾權嘲誚之聲爲憲司所劾以故貶秩

陸長源貞元中歷汝州刺史宣武軍司馬性輕佻言談無度又恃微才傲物所在人畏惡之

孟叔度貞元中爲宣武軍節度董晉判官輕佻好慢易軍人軍人皆惡之

溫廷筠宣宗大中初舉進士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爲側豔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裴誠令狐滄之徒相與酣飲終日繇是累年不第

梁羅隱唐末舉進士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兩浙節度使錢鏐辟爲從事隱戲爲詩言鏐微時騎牛操槌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後唐馬郁唐末爲幽州刀筆小吏少負文藝節度使李全忠子威曾問其年郁曰弱冠後兩周星歲傲形于色後威繼父爲帥首召郁問曰子今弱冠後幾周

星歲郁但頓頽謝罪威曰如子之事吾平生之所愛也何懼之有因署以府職後爲莊宗太原副留守郁初與同幕王絨皆事燕王劉仁恭郁本府名位先達絨學術雖優然才性梗滯居燕時職官未達故郁在河東稠人廣衆之中顧指絨有所請謁呼王絨而已嘗閱所爲文因謂之曰孰知王絨中道有言語得無異乎

盧程初爲莊宗河東推官性謙驕誕浮薄自矜篤厚君子多所惡焉外恭內狠好幸人災同光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是時梁將王彥章陷我德勝寨羣情怙恟內外蹢然帝於揚劉城躬厲士卒晝夜苦戰臣下皆憂之豆盧革與同列議上章規諫請不躬御士卒因言及漢高臨廣武事楚人矢及於曾給云虜中吾足程曰此劉季之失也幾死老兵衆皆縮頸帝與羣官論士族或曰員外孔龜明善和之家宣聖之後公輔累世待非盛族歟程曰止於孔丘之後盛則吾不知也

劉岳爲吏部侍郎時馮道初入中書道形神庸陋一旦爲丞相人士多竊笑道自月華門赴班岳與工部侍郎任贊偶語見道行而復顧贊曰新相迴顧何也

岳曰定是忘持兔園册來道之鄉人在朝者聞之告道因授岳祕書監任贊散騎嘗侍

晉孔崇弼為散騎嘗侍無他才但能談笑戲玩人物揚眉抵掌取悅於人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少輕薄利口無行梁朝多從貢舉人狹斜之遊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五

巧宦 附勢 朋黨

巧宦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知君子之仕也先勞後祿輔國庇民率履不乖富貴自至小人

之心也則異於是不顧其行不信其言阿諛便辟僥倖險詖以巧宦為臧謀以繇徑為得路憑疵附贅託勢權門懷金輦璧買交貴室期於滿欲了無愧恥既以此得亦以此敗負乘覆餗不謂不幸云爾

漢段宏濮陽人始事蓋侯信

景帝王后兄也

信任宏

任保舉也

官

亦再至九卿

司馬安汲黯姊子也亦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張湯杜陵人也初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嘗繫長

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偏見貴人給事

內史後為廷尉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造至詰也請調也造音七

到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

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公孫弘數稱其美

陳萬年以高第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

脩潔然善事人贈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尤事樂陵

侯史高丞相丙吉病中二千石上謁問疾

上謁若今通名也

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廼歸及吉病甚帝自臨問以大臣行能吉薦于定國杜延年及萬

年萬年竟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八歲病卒

陳咸萬年子也為南陽太守時車騎將軍王音輔政

信用陳湯咸數賂遺湯予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

城死不恨

子公湯之字

後竟徵入為少府

後漢史敞順帝時以佞辯至尚書郡守

魏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年

十六為郡門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

乃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

見識焉後歷右職

劉類高陽人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循人事不廢

於世

晉陸機為平原內史好遊權門與賈謐親善以進趣

獲譏

宋何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元凶弒立其子偃為侍中

掌詔誥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

偃善攝機宐曲得時譽會文帝即位任遇無改

南齊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世出身為小吏

歷齊幹扶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法亮憂懼因

緣啓出家得為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為

兗州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

李安民武帝永明中自撫軍將軍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任昉齊明帝建武中仕不過列較東昏永元中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

宋季雅爲南康太守罷郡市宅居呂僧珍之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闌人少之弗爲通疆之及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

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孫廉謙之從子也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領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履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後魏侯天盛與散騎嘗侍趙修鄰居宣武爲修增邑

舍擬於諸王其四面鄰居皆賂入其地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

鄧羨孝明時胡太后臨朝爲黃門侍郎封安陽子邑三百戶羨曲附左右故獲封焉羨又行貨於錄尚書北海王詳轉大司農少卿出行荊州事轉征虜將軍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銳於聚斂又納賄於于忠徵爲給事黃門侍郎

裴林光南司州刺史颺之子頗有學善事權門孝明時領軍元乂納其金帛除鎮遠將軍散騎侍郎

席景通善事元乂兼以貨賂乂父繼乂爲司空乃引景通爲掾

趙雋之爲給事中轉謁者僕射爲劉騰養息賂遺權門頻歷顯官而卒

鄭雲爲濮陽太守納賄劉騰得爲龍驤將軍安州刺史

宋穎爲魏郡太守納貨劉騰言之於領軍元乂以穎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

畢義暢孝明時襲南城縣男傾巧無事業善通時要歷郎中尚書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將軍通直散騎嘗侍坐事伏法

北齊敬長瑜武成時爲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駿將表劾之以貨賂執事和士開以畫屏風詐爲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遂不問焉遷合州刺史畢義雲爲司徒左長史時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李炤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嘗隨之聽講爲此款密無所不至唐薛曜中書令元超之子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歷位正諫大夫

鄭愔中宗神龍中爲宣州司士私鑄錢百萬以遺武三思擢爲侍御史遷中書舍人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託附之繇是中宗遇湜甚厚再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休璟神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休璟年力雖衰進取彌銳時宮人賀婁氏用事而休璟爲男取其養女因以自達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譏議之

趙彥昭睿宗景雲初自潞州刺史除歸州刺史先是巫媪趙氏昵於韋庶人得封爲隴西夫人與彥昭鄰

居因附焉及趙氏誅自其家獲彥昭納賄疏故貶官
康廉本商胡玄宗天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楊國忠
官至將軍肅宗上元二年上表請用私財簡軫山南
一道驛朝廷以救弊許之仍加侍御史

呂諲天寶末爲哥舒翰判官肅宗册立於靈武諲馳
赴行在帝深遇之朱光輝李遵在君之側皆希旨論
其善諲亦屈已事光輝遵等故驟拜御史中丞進奏
無不允從

庾準嘗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末昵於宰相王縉縉
驟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準素寡文學
以柔媚自進旣非儒流甚爲時論所薄

黎幹戎州人代宗時以善星緯數術進待詔翰林
官至諫議大夫京兆少尹尋遷京兆尹以嚴肅爲理
人頗便之而因緣附會與時上下太曆二年改刑部
侍郎

盧憇代宗時爲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遇之頗厚召人
爲左司郎中京兆少尹遷大尹憇無學術然善事權
要

嚴綬德宗時爲宣歙池判官時觀察使劉贊卒綬領
軍府資用進奉無幾徵拜刑部員外天下判官進奉

自殺始

李景儉德宗時自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澧州刺史
 延英辭日景儉時有中助因盛言已屈退及月華門
 遽宣不令赴郡除倉部員外郎未一月拜諫議大夫
 裴武自釋褐以吏才稱累遷至太府司農卿鄜坊觀
 察使入為京兆尹復領大司農及兼掌錢穀供饋之
 事皆粗有勞績然善倚仰能交結權右雅無清直之
 稱

王潛自陝州左司馬劔彭二州刺史遷將作監輸賄
 權倖拜涇原節度使

鄭權為工部尚書然以家多僕媵奉入寡薄尋繇他
 徑求致節制不旬月授嶺南節度使

李德裕憲宗時為太原府司錄參軍時謂監軍李國
 澄曰何不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閭乎國澄曰豈
 所不欲其如貧何乃許借錢十萬貫促國澄赴闕國
 澄初未為信及至闕咸如其諾尋除中尉遂為中人
 所稱

元稹初為荆南士曹為監軍崔潭峻所禮居無何召
 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
 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

重河東節度使裴度三上疏言稹與弘簡爲刎頸之交謀亂朝政言甚激許穆宗顧中外人情乃罷稹內職授工部侍郎帝恩顧未衰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日朝野無不輕笑之

薛平敬宗寶曆初自簡較左僕射兼戶部尙書除爲簡較司空充河中節度觀察等使平理青齊有政績時論方洽及是進絹萬匹旋有此拜議者甚惜之

舒元興爲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太和末訓居中用事亟加遷擢自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爲權知御史中丞

後唐袁象先朱溫之甥也爲宋州節度使莊宗旣平梁汴象先厚以賂遺於權貴劉皇后及閹徒因而恩寵隆異賜姓名李紹安復爲宋州節度使

孔謙魏州之幹吏自天祐十二年莊宗平定魏博會計皆委制置謙能曲事權要效其才力帝委以泉貨之務設法箕斂七八年間軍儲獲濟

漢劉景巖初仕後唐爲丹州刺史家富於財能交結豪右

附勢

書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傳曰同惡相求其如市賈

蓋風頹俗靡之弊興輕進患失之機熟苟異遠圖必
 喻於利遂乃趨浮薄之路飾僂佻之姿忘乎廉恥之
 規異彼比周之效或相與引重得其歡心諂媚兼資
 奔競不已雖獲譏於當世而自得於心術至於假寵
 以貪殘傾意以博會榮利是視志氣自滿其或寵賂
 彰矣顛仆隨之雖欲自全末繇也已故有屑屑無愧
 施施自矜者焉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謂是夫
 廉頗為趙將免歸長平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
 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
 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
 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漢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為驃騎將軍定令令驃騎
 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
 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得官爵

張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領身
 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及列九卿收接
 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為交非其中陽以道義
 心故云浮也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湯位至御史大
 夫

後漢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初受業於京師京兆

隴西二郡更請召皆不應後爲蜀郡太守而依倚大將軍竇憲以此爲譏

荀緄者或之父也中嘗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緄慕衡勢爲或娶之爲論者所譏或官至守尚書

魏何晏文帝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爲冗官至正始初曲合於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爲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

文欽爲廬江太守鷹揚將軍王凌奏欽貪殘不宜撫邊求免官治罪繇是徵欽還曹爽以欽鄉里厚養待

之不治欽事復遣還廬江加冠軍將軍貴寵踰前欽以故益驕

王思爲吏雖煩碎而曉練文書傾意形勢亦以是顯名官至九卿

晉石崇爲衛尉時賈謐以賈后之勢開閣延賓海內輻湊貴遊豪戚及浮競之徒莫不盡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謐崇與歐陽建滎陽潘君吳國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瑯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耽太原郭彰高陽

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璵劉琨皆傳會於謚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與焉

劉琨爲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爲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琇音孚郎琨妹婿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爲倫所委任及篡琇爲皇太子琨爲琇詹事

王雅旣貴盛威權甚震門下車騎嘗數百而善應接傾心禮之孝武世爲太子少傅時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衆會聞雅拜少傅廻詣雅者過半時風俗頽弊無復廉恥然少傅之任朝望屬珣珣亦頗以自許及中詔用雅衆遂赴雅焉

宋顏師伯孝武初鎮徐州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孝武師伯因求伏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

王履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喬季等並有異志履叔球爲吏部尚書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之誅其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温酒與之謂曰嘗日語汝何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卽還齊帝以球故履

得免死廢家

南齊李安民爲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

梁王亮齊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左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附麗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情好攜薄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繇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視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

後魏長孫雅爲太嘗卿右將軍孝明時候剛爲侍中撫軍將軍寵任旣隆而江陽王繼及雅皆以女妻剛子剛爲元乂所厚故雅驟得轉進

穆建爲直閭將軍兼武衛建妻爾朱榮之妹嘗依附榮榮入雒之後除鎮東將軍

劉廐字景興好學強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輔廐皆與其子交遊往來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弟往還相好太后令廐以詩賦授弟元吉後爲國子祭酒兼都官尚書

王切字士遊爲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婚於元乂
超拜左將軍濟州刺史尋加平東將軍

郭逸以一女妻司徒崔浩一女妻浩弟上黨太守括
太武時親用寵事拜逸徐州刺史假榆次侯

高聰爲并州刺史在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
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高肇每以宗私相
援事得寢緩

劉藻子紹珍無他才用善附會好飲酒結託劉騰騰
啟爲郎中令襲子爵

張烈河東武城人孝明時爲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
是元乂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
故義之懷遂相詒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馮元興舉秀才時御史中尉王顯有權寵元興奏記
於顯召爲簡較御史後爲元乂所知元興世寒因乂
之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叱列延慶爾朱世隆之姊婿也爲嘗州刺史前廢帝
普太初世隆得志特見委重遷散騎嘗侍車騎將軍
儀同三司

于暉字宣明爲汾州刺史暉善事人爲爾朱榮所親
以女妻其子長孺歷侍中河南尹後兼尙書僕射東

南道行臺

徐紇與鄭儼俱爲舍人儼得幸於靈太后以紇有智數仗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勢動內外城陽王徽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儼等崔休少而謙退事後母孝謹及爲司馬尙書子仲文納丞相高陽王雍第二女妻領軍元乂子祕書郎雅舒挾恃二家志氣微改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陵籍同列尙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寅右僕射元欽皆以雍乂之故每憚下之始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其外孫邢氏休不欲乃違其母而以妻乂子議者非之

鄭義爲中山王獻傅後歷年不轉資產亦乏因請假歸遂槃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義姻好乃就家徵爲中書令

中山王英子熙旣襲爵累遷光祿勳領軍于忠執政熙忠之壻也故歲中驟遷

北齊許惇少純直晚更浮動初齊朝體式本州大中正以京官爲之同郡邢邵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與邵競中正遂憑附宋欽道出邵爲刺史朝議甚鄙薄之惇仕至尙書右僕射

源文宗爲祕書監以貴遊子弟昇朝列才識敏贍以

幹局見知然好遊詣貴要之門故時論以爲善於附會

和士開稟性庸鄙不關書傳發言吐論惟以諂媚自資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富商大賈朝夕填門朝士不知廉恥者多相附會甚者爲其假子與市道小人同在昆季行列士開後至尚書令

後周賀蘭祥爲大司馬時晉公護執政祥與護中表少相親愛軍國之事護皆與祥參謀及誅趙貴廢孝閔帝祥有力焉

唐封德彝隋煬帝初爲舍人而不被用見虞基幸於煬帝而基不閑吏務每承處分多失事理德彝又託附之密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主心外有表疏知忤意者皆寢而不奏決斷刑法多濬文浮詆策勳行賞必抑削之故虞基之寵日隆而隋政日亂皆德彝之所爲也

丘和初仕隋爲蒲州刺史坐事除名煬帝時宇文述方被任遇和傾心附之又以發武陵公元旨罪拜代州刺史

劉義節爲少府監性明慧有幹理家富於財善附會勢要

李迥秀爲鳳閣鸞臺平章事頗託附權倖傾心以事張易之昌宗兄弟繇是深爲讜正之士所譏黎幹爲京兆尹時魚朝恩爲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合威天憲在舌幹寫心佞事動必求媚每期將至監則盛具數百人之餼傾府吏以辦之李日知爲刑部尚書以官在權要諸子年纔總角皆結婚名族時議以失禮之中

裴冕爲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尋貶爲施州刺史初冕爲僕射數論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恩乃奏輔國所親信劉烜爲判官潛結輔國後烜爲中書舍人得罪貶嶺南冕乃連坐焉

房式宰相瑄之姪舉進士李泌觀察陝州辟爲從事泌入相累遷起居郎出入泌門爲其耳目及泌卒再除忠州刺史于頔爲太府卿京兆尹好任機數專候權要朝列中無勢利者視之蔑如也曲事元載載親暱之及載得罪後出爲鄭州

韓泰爲左右神策京西行營節度行軍司馬順宗永禎元年貶撫州刺史及司封郎中韓日華貶池州刺

史禮部員外郎柳宗元貶柳州刺史屯田員外郎劉禹錫貶連州刺史皆以善於王叔文坐責出守

韋執誼與王叔文同爲翰林學士德宗載誕日皇太子獻佛像德宗命執誼爲畫像贊帝令太子賜執誼繅帛以酬之執誼至東宮謝太子卒然無以藉言太子因曰學士知王叔文乎彼偉才也執誼因是與叔文交甚密

杜兼爲濠州刺史性浮險豪侈矜氣憲宗元和初入爲刑部吏部郎中拜給事中除金商防禦使旋授河南少尹知府事尋拜正尹皆杜佑在相位所借護也

王鏐自言太原人後爲太原節度使約附太原王勣爲從子以婚閭自炫勣子弟多附鏐以致名官

李景儉漢中王瑀之孫頗覽前史詳其成敗以王霸之略爲已任韋執誼王叔文師重之嘗二人竊政景儉居母喪故不及禍竇羣爲御史中丞引爲監察御史及羣以罪出官景儉坐貶江陵戶曹

韋顛爲吏部侍郎累歷臺省自元和已來居相位若裴垍李絳崔羣輩多與友善而後進之有浮名者亦遊其門以是嘗稱有望及李逢吉以朋黨專政柄而顛之跡尤密頗爲時人所譏

梁盧損進士擢第左丞李琪嘗善待損琪有女弟眇長年婚對不集乃以妻損損慕琪聲稱聞其眇納之及琪爲輔相致損仕進

後唐鄭珏少依河南尹張全義初爲集賢較理昭宗幸維陽珏爲監察御史朱溫革命於汴州改左補闕起居郎張衍爲諫議大夫珏文章美麗旨趣雍容後進推服復以全義之門人權要獎遇之召入翰林爲學士歷考功員外郎右司郎中皆知制誥正授舍人翰林承旨轉禮部侍郎珏自成名至昇朝掌翰墨皆全義爲之提挈

朱洪實爲馬軍都指揮使時朱弘昭爲樞密使勢燄尤盛洪實以宗兄事之意頗相協

崔協明宗天成初爲太嘗卿判尙書銓時孔循任事因其門人求爲輔相二年正月七日成命將出任圓言於執政曰園比無學術謬參文吏聖上以遭逢運會俾待罪廊廟四輔之重已虛一位今聞崔協雖爲名族本不讀書較其識見恐不及園孔循忿其言拂衣而出稱疾不朝者數日帝俾重誨諭之方人翌日降制拜平章事登庸之後廟堂化筆假手於人前不同於已者思騁其欲鋒銛露見多爲近侍所沮

晉史圭為博陸令嘗結交要人李藹藹得罪有圭所獻遺籤目在焉繇是善譽稍減

朋黨

夫同惡相濟譬諸市賈阿黨為比謂之小人蓋蕭艾之一猶而風俗之競扇鮮仁從類苟利成交引用以彙征結納而膠固澆薄之態萬狀姦詐之萌百端矯激以陳言便佞而抗志抵冒以求勝締構而許心互推所長罔極其弊親之如兄弟合之若符節恩樹私室志傾重柄借譽以希大用與讒以摠宿憤簡附繇徑實煩有徒古君子大為之防無使滋蔓者謂此物也夫

漢灌夫武帝時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家居長安鄉相

侍中賓客益衰

以夫居家而鄉相待中素為夫之賓客者漸以衰退不復往也

及魏

其侯竇嬰失職亦欲倚夫引繩排根格生平慕之後

棄之者

根音下恩反格音下各反言嬰與夫其相提挈有人主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慢弛

如此者其排退之不復與交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格之也今吳楚俗猶謂牽引前部為根格

夫亦

得嬰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引重

相牽引而致於尊重

也為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之晚

賈捐之字君房元帝時待詔金馬門數召見而長安令楊興新以才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

謂興曰京兆尹缺見言君蘭楊興字京兆尹可立得興

曰縣官嘗言興瘡薛大夫瘡勝也薛廣臨為御我易

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於天下最為精妙爾使君房為尙

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蘭為

京兆京兆郡國首尙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

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許嘉也期思侯竝可

為諸曹期思侯當是賁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

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宐受事宜者不宐入宗

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與相薦之效當如前所言諸事見納用

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音鈞言顯且欲貴矣鼎貴

也第但且與合意即將入矣捐之即興興共為薦顯奏

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正六年

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言自公庭

出即歸其家宐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

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見

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曾參也事師有顏閔之材顏回閔子

騫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安

令吏民敬鄉鄉讀日嚮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屬文則董

仲舒進譚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汲黯方直故世

謂之用之介冑則冠軍侯施之治民則趙廣漢抱公
絕私則尹翁歸與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義

不回回邪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可試守京兆

石顯聞知白之帝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

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帝語相風更相

薦譽風讀日諷更音工衡反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

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虞書舜典之辭也言讒巧之說殄絕君子之行震驚

我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禮記王制云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

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偽辯言不可誠質學于

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命有如

此者皆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滅死罪一等髡

誅殺也

鉗為城旦

華陰守丞嘉史失其姓元帝時上封事言治道在於得賢

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右在止也不可不選平陵

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畧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

御史大夫以盡其能帝廼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

匡衡對以為大臣者國家之股肱萬姓所瞻仰明主

所慎擇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

動而民不靜矣上爵大官也圖謀也柄臣執權之臣今嘉從守丞而圖

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
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自堯之用舜文王於太公猶

試然後爵之又况朱雲者乎雲素好勇數犯法亡命受易頗有師道其行義未有以異今御史大夫貢禹潔白廉正經術通明有伯夷史魚之風海內莫不聞知而嘉猥稱雲猥曲也欲令為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漸不可長宐下有司案驗以明好惡嘉竟坐之

朱雲字子游元帝時為槐里令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與五鹿充宗為黨百僚畏之唯御史中丞陳咸少年抗節不附顯等而與雲相結雲數上疏言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不能有所前卻也周書君奭之篇稱周公曰惟文王尚克

脩和有夏有若號叔閔天散宐生泰顛南宮括又曰亡能往來故雲引以此為言也而咸數毀

石顯久之有司考雲疑風吏殺人風讀曰諷羣臣朝見帝

問丞相以雲治行丞相玄成言雲暴虐無狀無善狀也時

陳咸在前聞之以語雲雲上書自訟咸為定奏草求

下御史中丞事下丞相丞相部吏考立其殺人罪立成

也雲亡入長安復與咸計議丞相發其事奏咸宿衛

執法之臣幸得進見泄漏所聞以私語雲為定奏草

欲令自下治咸為御史中丞而奏請後知雲亡命罪

人而與交通雲以故不得吏捕之於是下咸雲獄滅

罪為城旦咸雲遂廢錮終元帝世

谷永初自託於大將軍王鳳擢為光祿大夫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專攻帝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成帝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息夫躬少為博士弟子哀帝初即位皇后父特進孔

鄉侯傳晏與躬同郡相友善躬繇是以為援交游日

廣先是長安孫寵亦以游說顯名免汝南太守為太守免

而歸也與躬相結俱上書名待詔後躬寵廼與中郎右

師譚因中嘗侍宋弘上書誣告東平王後皆封侯

何武為前將軍哀帝末太后引王莽入收大司馬董

賢印綬詔有司舉可代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

丁傳辟讀眾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孔

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二人

獨謀以為在時孝惠孝昭少主之世外戚呂霍上官

持權幾危社稷幾銀依反今孝成孝哀比無嗣比頻也方當

選立親近輔幼主不宐令異姓大臣持權異姓謂非宗室及外

戚親疏相錯為國計便錯謂間親也於是武舉公孫祿可

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竟自用莽風有司劾奏武

公孫祿互相稱舉風讀皆免武就國

後漢耿秉封美陽侯長子冲嗣及竇憲敗以秉竇氏

黨國除

周福字仲進其陵人初桓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福及卽帝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字伯武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繇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吳全寄左軍師宗之次子與吳安孫奇楊竺等陰附魯王霸圖危太子和太子以敗霸亦賜死流竺屍于江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霸構和也初大帝立和爲太子霸爲魯王侍御賓客造爲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嘗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裔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奉禮而行宗事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西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

晉虞預會稽餘姚人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爲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蹉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明戒而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

退後太守庾琛命為主簿

宋徐珮之為丹陽尹司空羨之兄子少帝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黨

劉湛為領軍將軍與尚書僕射殷景仁猜隙漸生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湛曰老父恃老

逐就殷鐵

景仁字

干祿繇敬文閭淺上負生成合門慙

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姦諂無情如此

北齊畢義雲以依附高元海為兖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赴本州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在州先有鏡吹至於案部行遊遂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敘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真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疎

鄭頤字子默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輕宋鄭不為之禮俄而自結人主與參顧命欽

道復舊濟南王欵狎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嘗侍二人權勢之重與情相埒

唐邵說德宗時爲太子詹事與御史大夫嚴郢厚善建中末郢初得罪說勸太尉朱泚抗疏申其寃說爲草其奏帝知之故貶說歸州刺史

竇羣憲宗元和中爲吏部郎中宰相武元衡李吉甫皆愛重之未幾拜御史中丞後與李溫羊士諤等黨比欲陷吉甫事中裴垪及垪爲相貶爲黔中觀察舒元興爲著作郎分司東都日與李訓深相結納及訓居中用事元興亟加遷擢

楊虞卿爲京兆尹性柔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奸邪每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名占員闕無不得其所欲昇沈取捨出其口吻宰相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會京師有訛言文宗聞之不悅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窮問其繇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煽於都下帝怒收虞卿下獄再貶虔州司戶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六

失禮 奢侈 厚葬

失禮

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可使顛沛而求不可斯須而去仲尼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矧乎吉凶威儀之盛酬酢升降之繁享

宴賓介之容贊弊籩豆之數過與不及皆為失也苟有失之譏謂及焉

鄭公子忽以魯隱公八年四月甲辰如陳逆婦媯辛亥以媯氏歸甲寅入於鄭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原壤孔子之故人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沐治也原壤

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說人辭世夫子為弗聞也

者而過之伴不知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已猶止也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母失其為親也故者母失其為故也

叔孫武叔為魯大夫其母死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各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飾冠

素委貌子游曰知禮之唯國昭子為齊大夫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

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美道為位曰噫母噫不寤之聲曰我喪也

斯沾斯盡也沾讀規規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專猶同也婦人從男子皆西

鄉非也孫叔子柳魯人其父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

仲皮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為齊衰字也繆

請為不摻垂之摻經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非也

衍蓋皮之弟請縛衰而環經縛衰小功之屢而四升半之衰環經手服之經

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衍既不知禮之本曰昔

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

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退使其妻縛衰而環經婦以諸侯之大

夫為天子之衰而服之經服其舅非

漢翟方進為丞相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修飾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

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

以為嘗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以為人臣故云不敢踰制

齊劉頌為光祿大夫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子

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頌曰

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為婚禮律不禁今

與此同義為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為陳騫所止故得

不劾

謝安為太保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

登台輔其喪不廢音樂王坦之書喻之不從衣冠效

之遂以成俗

謝琰安子也為尚書右僕射領太子詹事加散騎嘗

侍遭母憂朝廷疑其葬禮時議者云潘岳爲賈允婦
宜城宣君誄云昔在武侯喪禮殊倫伉儷一體朝儀
則均謂宜資給葬禮悉依太傅故事先是王珣娶萬
女珣弟珉娶安女並不終由是與謝氏有隙珣時爲
僕射猶以前憾緩其事琰聞恥之遂自造輜輶車以
葬議者譏之

宋張暢爲侍中領太子右衛率出爲會稽太守暢愛
弟子輯及暢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
後魏甄琛字思伯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
禮法自居後終於侍中贈司徒

孫紹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老矣
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之

高肇爲司徒父兄封賜雖久竟不改瘞孝莊延昌三
年乃詔令還葬肇不自臨赴唯其兄子猛改服詣代
遷葬於鄉時人以肇無識晒而不責也

隋鄭譯爲上柱國沛國公有罪除名後徵見復其勳
爵高祖令內史令李德林立作詔書高穎戲謂譯曰
筆乾譯答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帝大笑

唐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珪性簡傲薄於自奉

准令三品已上並立私廟四時享祀焉珪通貴漸久獨祭於寢下同庶人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其營造以愧其心珪職在秩宗儉不申禮時論以是少之

呂譔乾元二年爲武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丁母憂起復本官又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同中書門下三品使有司送戟至其宅旣安之或曰此吉慶之事不宜以凶服受之譔遂權釋慘衣吉服當中而拜識者譏其失禮

李晟爲太尉貞元六年晟妾杜氏贈鄭國夫人初晟無正室側室王氏特封晉國夫人王氏無子而杜氏生子愿有詔爲嫡子及杜之卒也追贈之詔云晟亡妻杜氏而晟實爲之服總議者以爲准禮士妾有子而爲之總開元新禮無是服矣而晟擅舉復之後王氏卒晟奏給鹵簿又謂亡妻王氏亦服總而已名實服絕俱爽頗爲當時所誦

李齊運貞元中爲禮部尚書以妾衛氏爲正室齊運冕服以備其禮時人鄙之

王紹爲兵部尚書紹名初與憲宗同憲宗繇爲廣陵王順宗時詔下將冊爲皇太子數日而王紹上陳請改

其名時議者或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柰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皇太子豈為以禮事上耶左司員外郎李藩曰歷代故事皆自不識大體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復正無足怪也是時韋貫之為監察御史名與上同獨不請改既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宜改名質克皇太子侍讀賢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宰相溺於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典章寢失北方前代難矣

杜祐為淮陽節度使喪妻昇嬖妾李氏為正室封密國夫人親族子弟言之不從時論非之

段文昌西河人家于荊州長慶初為西川節度後為河南節度文昌於荊蜀皆有先祖故第至是贖為浮圖祠又以先人墳墓在荊州別營居第以置祖禰影堂歲時伏臘良辰美景享薦之後即以音樂歌舞繼之如事生者縉紳晒焉

後唐李從璋為河中節度使明宗長興四年七月從璋奏臣母亡請准式假仍請定服制從璋帝從子今屬籍如皇子而請為母服失禮也禮寺知其不可無所上聞而止

奢侈

禮與其奢大聖誨乎寧儉富不期侈前哲戒乎自至
是知滿則招損欲敗乃度故以奢為不遜侈為大惡
若乃營耳目之玩尚輿服之餘紛華之靡務在於宣
驕泰逸之心唯矜於處樂以敗禮而為德豈制義以
存誠至於力敝取亡體汰速戾且莫知其紀極亦唯
日而不足是以揚子規其鬼瞰老氏謂之盜誇唯夫
行之以衷約之以禮庶可保其中吉免彼惡終者矣
慶封齊大夫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
智伯晉大夫為室美士苗夕焉智伯曰室美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秉

筆事君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松柏之地其
土不肥今土木勝臣懼其不安人也宮成三年而智
氏亡

漢史丹大司馬車騎將軍丹之子為左將軍盡得父
財身又食大國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重直用也賞賜累
千金僮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
極滋味聲色之樂

陳咸為冀州刺史歷楚內史北海東郡南陽太守所
居調發屬縣所出食物以自奉養奢侈玉食玉食言美食如

也玉

後漢馬融爲議郎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魏何夔爲太子太傅遷太僕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李勝爲議郎少遊京師雅有才智與曹爽善明帝禁浮華而人白勝堂有四窻入達各有主名用是被收以其所連引者多故得原禁錮數歲

吳甘寧巴郡臨江人也爲蜀郡丞棄官歸家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晉任愷武帝時爲吏部尚書奉車都尉旣爲賈充所構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邵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筋處

夏侯湛爲散騎嘗侍湛族爲盛門性頗豪侈侯服玉食窮滋極珍

石崇爲衛尉財產豐積室宇寵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綉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以敵之崇塗屋以椒愷以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
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疎
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
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
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
七枝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
失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泔齏嘗與愷
出游爭入雒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
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
預作熟以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爾韭泔齏是搗韭
根雜以麥苗爾牛奔遲良田馭者逐不及反制之可
聽偏轅則駛矣於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
殺所告者崇以奢豪矜物厠上嘗有十餘婢侍列皆
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
後崇既誅有司簿開崇水碓三十區倉頭八百餘人
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

宋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子襲封康樂公爲瑯琊
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
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阮佃夫爲黃門侍郎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

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效法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返就席便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道次便辦類皆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南齊到搗宋護軍彥之之孫襲封建昌公資籍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伎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

茹法亮爲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

呂文度爲外監專兵權旣見委用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

陳休尚顯達之子也爲侍中鎮軍將軍家旣豪富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卽身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陳集合顯達知此不悅及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別拜顯

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計汝不須捉此遂自卽取於前燒除之

梁朱异自員外嘗侍累遷侍中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恠嗇未嘗散施

陳孫瑒爲侍中五兵尚書右軍將軍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前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

後魏李世哲尚書左僕射崇之長子性輕率供奉豪侈

王超爲并州治中性豪華能自奉養每食必窮水陸之味

隋樊略爲司農卿性頗豪侈每食必方丈水陸必備虞孝仁爲都水丞伐遼之役充使監運頗有功然性奢華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而自給

唐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元和中受代至京師憲宗聞其理第過侈薄之拜光祿卿傳正精悍有力好古自飾及爲廉察頗事奢侈

韋陟爲吏部侍郎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閹列侍左右者十數衣書藥食咸有典掌而輿馬童奴勢

侔於王家陟自以才地人物坐取三公頗以簡貴自處善誘納後進其同列朝要視之蔑如也

潘孟陽為戶部侍郎氣尚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遊原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

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性喜遊宴公卿朝士多與之遊

晉史珪為樞密院學士日兩使故鄉而金裝煥赫衛其極飾有識無不哂之

厚葬

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禮

日棺周於衣衣周於禭所以表藏掩之義思不毀之道也乃知舉稱其財斯為之禮至於後世因其侈心

被以珠玉送以輿馬蓋極工巧殫竭財力故仲尼與猶父之歎華元貽不臣之譏良有以乎

齊桓公墓有水銀池金蠶數十簿珠襦玉匣繒絲不可勝數 又云晉曹疑為青州刺史愍帝建興中發齊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可服珍寶巨萬

華元樂舉俱為宋大夫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瘞車馬始用殉 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從葬 重器備 重猶多也 梓有

四阿棺有翰檜 四阿四注棹也翰旁飾檜上飾皆王禮 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

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

於惡也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

桓魋為宋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孔子曰若是

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既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

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

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言顏路在聽門人厚葬之

漢霍光為太司馬大將軍既薨夫人顯改光時所自

造塋制而侈大之塋墓起三山闕築神道北臨昭靈

南出承恩昭靈承恩皆館名也盛飾祠室輦閣通屬永巷而幽

良人婢妾守之冢上作輦閣之道及永巷

董賢為大司馬哀帝令將作為賢起冢塋傍內為便

房側栢題湊外為織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愚甚盛及

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柙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及賢自

殺其父恭不悔過乃復以紵畫棺作四時之道左蒼

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至尊無以加

原涉祖父自陽翟徙茂陵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天

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以上妻

子通共受之以定產業涉父死讓還南陽賻送繇是

顯名涉自以前爲讓南陽賻送身得其名而令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廼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阡涉慕之廼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後漢崔宴濟北相瑗子也瑗卒李宴剽賣田宅起冢塋立碑頌葬訖資產竭盡困窮因以酤釀販鬻爲業時人多以此譏之寔終不改亦取足而已不致盈餘晉桓溫爲大司馬葬女冢中有金巾箱織金蔑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南齊宜都王鑑鎮姑熟於時人發冢得之

後魏趙修宣武時爲光祿勳脩之葬父世百僚自王公以下無不弔祭酒犢祭奠之具填於京師爲制碑銘石獸石柱皆發民車牛傳致本縣財用之費悉自公家凶吉車乘將百兩道路供給亦皆出官

唐李義府爲司列太嘗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改葬其祖父塋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灤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

死於葬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李先進代宗大曆中為簡較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葬其母于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幄窮極奢侈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長樂縣事 臣夏允彛參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諛諧 庾詞

諛諧

夫口諧倡辯微辭鋒出焯焯譎誑開說多端始以滑稽終存規諫假其抵掌每言笑以見意拂其邪心或詆訐而無忤雖行不純德亦時有取焉故太史公曰

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蓋謂是也其或謔浪便給詼達
嫚戲人主以俳優畜之亦君子之耻也詩曰善戲謔
兮不為虐兮至乃宴樂衍衍群居終日清譚亶亶一
坐盡傾仲尼有戲之之言叔向有哿矣之歎茲固無
損於明君矣若夫務在勝人肆厥利口騁其小辯至
於數窮斯則陷於佻薄矣

齊淳於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
使諸侯未嘗屈辱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
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
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

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

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

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挾而所欲者奢

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

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

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

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

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

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

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

嚴客髡奉鞞鞠臄

奉收衣哀也哀衿也鞞臂捍也鞠曲也又烏怨同謂小跪也

侍

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

矣若朋友交游以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

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

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眊不禁

眊自

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

二參若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屣舄交錯杯

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

一本云留髡坐起送客

羅

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

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

哀時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髡以諷諫

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

置酒髡常在側

楚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

諫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

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群臣喪之欲以棺槨

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

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

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

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

日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椁槨楓豫章

為題湊以木累棺外木頭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土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廟食

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

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

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為椁銅歷為棺齋以薑棗

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

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人聞也楚相孫叔敖

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

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

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

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

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日置酒

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

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

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

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

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

冊府元龜 總錄部

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窮因子負薪易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在固始縣

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皆優孟之力也

秦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時置酒而大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

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今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故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爾顧難爲廕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公車公車今屬衛尉上書者所詣也俸祿薄

未得省見不被省納不得見於天子也久之朔給騶侏儒侏儒短人也騶

本廐之御騶也侏儒之為騶者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縣

官若汝也曹輩也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

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索盡也下云索

長安米亦同今欲盡殺若曹侏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

過叩頭請罪居有頃間帝過侏儒皆號泣頓首帝問

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帝知朔多端召

問朔何恐侏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侏儒長

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

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帝大

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後為嘗侍郎遂得愛

幸久之伏日三代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晏

也朔獨拔劍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

即懷肉去太官奏之朔入帝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

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帝曰先生起自責也朔

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

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細君

比於諸侯謂其妻曰小君帝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譽復賜酒

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自公卿在位朔皆傲弄無所

為屈帝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故動作之而嘗問

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

之際未足以論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

在三王之右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

卿在位咸得其人也譬若以周召為丞相周公召公旦奭二人

也孔子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章太公為將軍太公呂望

也知戰陳征伐之畢公高拾遺於後畢公高文王之

事故云為將軍故云拾遺也弁嚴子為衛尉以尉有勇臯陶為大理以其作士

后稷為司農王播伊尹為少府伊尹善烹割太官子

顛使外國以其有辯說顏閔為博士顏回閔子騫為子夏

為太嘗以有文章故為太嘗也而應邵以子夏兩字

也非益為右扶風益作舜虞掌山澤之故也諸季路為

執金吾亦以有勇也契為鴻臚契與禹同禹作司徒敬敷

臚主諸侯王也契字龍逢為宗正關龍逢祭之臣也

本作禹益後從首爾帝曰伯夷汝作秩宗秩宗主郊廟

作之直令伯夷為京兆京兆與太嘗同典祭祀故令為之

管仲為馮翊管仲定民之居寄軍令於內魯般為將

作以其功也仲山為光祿光祿主三大夫諫正之官申伯

為太僕申伯周宣王之舅也太僕主大延陵季子為

水衡水衡主池苑季子百里奚為典屬國奚秦人秦

其風俗故 柳下惠為大長秋 惠魯太史展禽也食菜

令為之 史魚為司直 史魚衛大夫史鮪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

無道如矢 蘧伯玉為太傅 太傅傅人主使無過伯玉寡其

孔父為詹事 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莫敢過而致孫

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 善治邦 王慶忌為期門

以其勁捷可為期門郎 夏育為鼎官 夏育衛人力舉

也慶忌即王子慶忌也 前舉鼎 羿為旋頭宋萬為式道候 宋萬閔公臣亦有

者也 帝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材帝復問朔 武侯引駕

方今公孫丞相倪大夫 公孫弘及 董仲舒夏侯始昌

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

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辭

溢者言其 先生自視何與此哉 何與猶言 朔對曰臣

觀其函齒牙樹頰胷 頰肉 吐脣吻擢項頤 頤頰 結股

脚連睢尻 睢醫 遺蛇其迹行步偶旅 遺蛇猶透迤偶

臣朔雖不才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 澹給 皆

此類也班固云東方朔憲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

直穢德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 容

避害 首陽為拙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柱下為工 老子

柱下史朝隱故終 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

時不逢 行與時詭而不逢 其滑稽之雄乎

枚臯待詔爲郎不通經術詼笑類俳倡爲賦頌好媢戲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嚴助等得尊官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臯臯賦辭中自言爲賦不如相如又言爲賦迺俳見視如倡自悔類倡也故其賦有詆媒東方朔又自詆媒其文骯骯曲隨其事皆得其意頗詼笑不甚閑靡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尤媢戲不可讀者尚數十篇

郭舍人者武帝之幸倡也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帝少時東武侯母嘗養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十疋賜乳母又奉飲構養殮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卽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下

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徒乳母罰謫諧之者

後漢邊韶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韶口辯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欲眠韶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韶之才捷皆此類也

魏州泰爲司馬宣王所辟嘗因會使尚書鍾繇調泰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曰誠有此君名公之子少有文

采故守吏職獮猴騎士牛又何遲也衆賓咸悅

蜀先主與劉璋會涪時張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時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令遷爲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何雙字漢偶滑稽譚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爲雙栢長

張裔字君嗣領諸葛亮留府長史北詣亮諮事送者

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
寘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
倦欲死其譚啁流速皆此類也

楊洪為蜀郡太守洪門下書佐何祇數年為廣漢太
守每朝會祇次洪坐嘲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
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眾傳之以為笑

吳諸葛恪字元遜為左輔都尉孫權嘗饗蜀使費禕
先逆勅群吏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群下
不起禕嘲之曰鳳皇來翔麒麟吐哺驢騾無知伏食
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皇有何燕雀自稱來

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太子嘗嘲恪曰諸葛元遜可
食馬矢恪曰願太子食鷄卵權曰人令卿食馬矢卿
使人食鷄卵何也恪曰所出同爾權大笑

晉陸雲字士龍初入雒與荀隱素未相識嘗會張華
座曰今日相遇可勿為嘗譚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
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隱字也雲曰既開青雲覩白雉

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是雲龍騃騃乃是山
鹿野麋獸微弩彊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

孫綽性通率好譏調嘗與習鑿齒共行綽在前顧謂
鑿齒曰沙之汰之瓦石在後鑿齒曰簞之颺之糠粃

在前

范甯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曾東門伯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冲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焚以神火下以氣篋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脩之一時近能數其目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

謝混字叔源少有美譽孝武帝將以晉陵公主配之未幾帝終袁崧亦欲以女妻之王珣曰卿莫近禁鬻初元帝始鎮建業公私窘罄每得一蛇以爲珍膳項上一鬻尤美輒以薦帝群下未嘗敢食于時呼爲禁鬻故珣因以爲戲混竟尚主

顧愷之好諧諛人多愛狎之後爲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前涼張天錫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於晉大司馬桓温博恃口才温甚稱之嘗

大會温使司馬刁彞嘲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懽歎焉

宋何承天除著作郎時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少年荀伯子嘲之嘗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皇將九子妳母何言耶

南齊庾杲之爲尚書駕部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薤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菜嘗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

謝超宗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以怨望免官禁錮司徒褚淵送相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跌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

梁劉之遴爲南郡太守因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布王乎周捨嘗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

朱异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筭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尙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棊書

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

後魏薛慶之為廷尉丞廷尉寺鄰接北城曾夏日於寺傍執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貳卿裴延雋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北齊徐之才聰辯彊識有兼人之敏尤好劇譚謔語公私言聚多相嘲戲鄭道育嘗戲之才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頓居其兩又嘲王昕姓云有言則証近犬便狂加頸足而為馬施角尾而成羊盧元明因戲之才云卿姓是未入人名是字

之誤之當為乏也即荅云卿姓在亡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配馬則為驢又嘗與朝士出遊遙望群犬競走諸人試今日之之才即應聲云為是宋鵲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為負帝女南徂時之才以勸文宣禪代大見親密又戲謔滑稽言無不至於是大被狎昵尋除侍中封池陽縣伯見文宣政令轉嚴求出除趙州刺史竟不獲還譏猶弄臣

隋侯白字君素好學有佞才性滑稽尤辯俊舉秀才為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為誹諧雜說人多愛狎之所在之處觀者如市楊素甚狎之素嘗與牛弘退

朝白謂素曰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耿詢字敦信丹陽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後至守太史丞

楊素字玄感蘇威子夔夔以聰敏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楊素甚奇之素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

高構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唐蘇世長初為隋都水少監及高祖平雒陽授玉山

屯監高祖嘗嘲之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貞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

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即日擢拜諫議大夫

瘦詞

傳曰言必有中又曰辭達而已蓋賢人君子因事以發蘊則成謀有彰詣理而求伸則弭災無爽故有立侍而隱言可濟事顯而微辭可奪或稱美於述作或規諫於荒宴道無不在言出成機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若乃智有所不明理有所不至者亦無所措其意焉

申叔展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蕭大夫還無社與司

馬卯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
乎曰無河魚腹疾祭何曰日於皆井而拯之若爲茅
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經存焉號
而出之

五舉楚大夫也莊王卽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
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
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舉曰願有進隱語曰有鳥在
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
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
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

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
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國政人大說
申叔儀吳大夫也時越子大敗吳師叔儀乞糴於魯
大夫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
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
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淳于髡者齊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
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卿
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
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

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漢東方朔武帝時待詔金馬門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孟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臣嘗受易請射他物連中輒賜帛物時嘗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爾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射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窶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

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益下爲窶數帝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磬磬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帝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迺與爲隱爾帝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磬磬者鳥哺殼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卽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栢塗伊優亞狝呷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栢者鬼之廷也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狝呷牙者兩犬

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
右大驚

魏楊脩爲太祖丞相主簿常從太祖過曹娥碑下碑
背上題曰黃絹幼婦外孫壘曰太祖曰卿未可言待
我思之行三十里乃曰已得令脩別記所知脩曰黃
絹色絲也於字爲絕幼婦少女也於字爲妙外孫女
子也於字爲好壘曰受辛也於字爲辭所謂絕妙好
辭太祖亦記之與脩同乃歎曰不如卿三十里時太
祖自平漢中欲因討蜀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
護軍不知進止何依太祖於是出教唯曰雞肋而已

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
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太祖於此廻師
焦先字孝然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發卒將伐吳有
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魺祝魺
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羊更殺其殺魺
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推其意疑牂羊
謂吳殺殺魺謂魏

前秦趙整仕于苻堅堅分氏戶於諸鎮也整因侍援
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見仇綏尾長翼
短不能飛遠徒種種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

而不納及慕容冲陷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爽廣陵人客於御史中丞孫廉廉委以文記爽爲屣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踢面不知瞑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爲咸陽王禧防閹禧謀逆敗走謂龍虎曰吾憤憤不能堪試作一謎當思解之以釋毒悶龍虎敘憶舊謎云眠則俱眠起則俱起貪如豺狼賊不入已都不有心於規刺也禧亦以爲諷已因解之曰此是眼也而龍虎謂之是箸

唐李乾祐高宗時爲魏州刺史乾祐雖強直有器幹

而昵於小人旣出典外郡爲書與所親令史以伺朝廷之事隱其詞曰不六卽九江出河入吾無望矣讀訖付八人令史出書告之褚遂良窺竟其事曰六尙書九卿也江江夏王河河南謂褚也八人火也乾祐素善江夏而怨褚故云然坐是配驩州

許欽明則天時爲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吐蕃寇涼州欽明出戰爲賊所執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無飽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梁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四面阻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練兵練將夜掩襲城中無悟其

旨者尋遇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爾慥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較

總錄部

逃難

語曰賢者避世易曰君子見機蓋天步既艱刑網方密或顯斥於權要或公辦於邪諂私憾方逞大戮將至是以變易姓名毀壞形貌詭道以出間行而去投跡於絕域濯纓於洪波以至隱迹窮山之中潛身複

壁之下屬辭悽愴拊心涕洟生民之窮良可哀也若
乃負過越逸背國奔亡節行無聞逋逃是保紀于著
事罪莫大焉

尸子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
理民未嘗不與佼規鞅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
魏齊爲魏相范雎從湏賈使齊既歸以爲雎持魏國
陰事告齊以告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繫雎折脅
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
故僂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
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簣中死人魏齊

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范雎更姓名張祿范雎旣相
秦須賈使秦雎數日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
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
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
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
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
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
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

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三之家王使人殺齊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敢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候羸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高漸離燕人也初荆軻與漸離飲於燕市酒酣往往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後軻刺秦王不中漸

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依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
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
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主人召
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
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
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
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

漢陳平封曲逆侯初項羽畧地至河上平歸之從入
破秦賜爵卿項羽之東王彭城也漢王還定三秦而
東殷王反楚項羽廼以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居無

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誅廼封其金
與印使使歸項王而間行歸漢

後漢申屠剛仕郡功曹平帝時對策言王莽隔絕平
帝外家馮衛二族爲非莽令元后下詔罷剛歸田里
後莽篡位剛遂避地河西轉入巴蜀往來二十許年
郅恽汝南西平人也明天文曆數王莽篡位恽知漢
必再受命西至長安上書言之莽大怒繫詔獄會赦
得出乃與同郡鄭敬南遁蒼梧後爲長沙太守
馬援兄員爲王莽增山連率莽敗與援俱去郡避地
涼州光武卽位員始詣雒陽

王隆馮翊人王莽篡位以父任爲郎後避難河西爲
竇融左護軍

許楊爲酒泉都尉王莽篡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
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

劉昆陳留東昏人教授弟子嘗五百餘人王莽以昆
多聚徒衆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莽敗得免旣而
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
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令
班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餘更始敗三輔大亂時隗
囂擁衆天水彪乃避難從之彪旣疾囂言著王命論

以爲漢德承堯有靈命之符王者興祚非詐力所致
欲以感寤隗囂而囂終不寤遂避地河西後舉茂材
至徐令

劉宣字子高安衆侯崇之從弟知王莽篡乃變名姓
抱經書隱避林藪

承官瑯琊姑幕人經典旣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
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至侍中祭酒

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逼羗寇避難東國家於外黃
居貧蓬戶蔬食躬勤孝養然講讀不輟後至大鴻臚
士畏焉鄧太后臨朝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

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執根等令於殿下撲殺之載出城外根得蘇因逃竄爲宜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左右皆言根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

劉矩沛人爲尚書令性亮直失大將軍梁冀意以疾去官時冀妻兄孫祉爲沛相矩懼爲所害不敢還鄉里乃正補從事中郎

荀爽桓帝時爲郎中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南適漢濱十餘年以著述爲事遂稱爲碩儒

夏馥陳留圉人也桓帝初舉直言不就馥雖不交時宦官然以聲名爲中官所憚遂與范滂張儉等俱被誣陷詔下州郡捕爲黨魁及儉等亡命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天下馥乃頓足而嘆曰孽自己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乃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悴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後馥弟靜乘車馬載縑帛追之於涅陽市中遇馥不識聞其言聲乃覺而拜之馥避不與語靜追至客舍共宿夜中密呼靜曰吾以守道疾惡故爲權宦所陷且念苟全以庇性命

弟奈何載物相求是以禍見追也明旦別去黨禁未解而卒

范滂汝南人少厲清節爲鄉里所服太守宗資署爲功曹委任政事坐誣鈞黨繫黃門北寺獄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大夫迎者車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

王允爲豫州刺史發中常侍張讓姦狀讓懷挾忿怨以事中允檻車徵以減死論是冬大赦而允獨不在宥三公咸復爲言至明年乃得解釋是時宦者橫暴

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王烈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

范冉陳留外黃人桓帝時以冉爲菜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拮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之子也初固旣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二兄歸具知事本默然獨悲曰李

氏滅矣白太公已來積德累仁何以遇此密與二兄謀豫藏匿爨託言還京師人咸信之有頃難作下郡收固三子二兄受害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日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爨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令變姓名爲酒家傭遇赦還鄉里後爲京兆尹盧植涿郡人爲尚書會董卓議欲廢立植抗議不同卓怒免植官因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

趙歧爲皮氏長棄官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堂侍唐衡兄玳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玳進不繇德皆輕侮之歧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玳深毒恨桓帝延熹元年玳爲京兆尹歧懼禍及乃與從子戩逃避玳果收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歧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遊市見歧察非甞人停車呼與共載歧懼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歧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卽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歧素聞嵩名

節以實告之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日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滅因赦乃出

鄭玄被公卿舉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

袁忠爲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會稽上虞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

韓嵩初與同好數人隱居於鄆西山中黃巾起嵩避難南方

許邵汝南人初爲郡功曹避地投揚州刺史劉繇於

曲阿及孫策平吳邵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李敏遼東人爲河內太守罷歸時遼東太守公孫度有逆謀敏居郡中惡度所爲恐爲所害乃將家屬入於海度大怒掘其父冢剖棺焚屍誅其宗族

魏崔琰年二十九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寇賊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交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後至侍中

管寧與邴原相友時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

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於遼東度虛館以候之
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
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
絕命不宣

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後與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既還舊土太祖辟爲司空掾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孔融在郡以原爲計佐
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入鬱洲山中郡
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
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乂

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婺不恤緯家之將亡
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爲已任
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自居莫我肯顧謂之
君子固如此乎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後原歸
鄉里止於三山孔融遺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
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
歸自鎬我行永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
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棊奕爭梟原
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
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

白鶴非鷓鴣之網所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
色危難後至五官長史

鄭袤父泰爲董卓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董卓曰
鄭泰智略過人而詰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
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留拜議郎後又與王允
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
楊州刺史未至官道卒其弟渾乃將袤避難淮南袁
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

司馬朗河內溫人董卓遷天子都長安朗知卓必亡
恐見留朗散財物以賄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
父老曰董卓悖逆爲天下所讐此忠臣義士奮發之
時也郡與京都境接維東有成臯北界大河天
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勢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
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
黎陽有營丘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
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
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
東諸州郡起兵衆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
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後至兖州刺史

袁徵以儒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陳群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父紀避難徐州韓暨舉
孝廉司空辟皆不就乃變名姓隱居避難魯陽山中
山民合黨欲行寇掠暨散家財以供牛酒請其渠帥
爲陳安危山民化之終不爲害

楊俊以兵亂方起而河內處四達之衝必爲戰場乃
扶持老弱詣京密山間同行者百餘家俊振濟貧乏
通共有無宗族知故爲人所略作奴僕者凡六家俊
皆傾財贖之後至南陽太守

劉廙兄望之爲劉表所害廙懼奔揚州道路爲戕讎

表曰考躬遇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管狐桓文之烈
孤德隕命精神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旣無堂構昭
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祐天降之
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廙之愚淺言行多違懼有浸
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傷天
慈旣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川
路卽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椒舉有班
荆之恩雖遠猶邇敢忘前施後至侍中

王凌字彥雲叔父允爲漢司徒誅董卓卓將李傕郭
汜等爲卓報仇入長安殺允盡害其家凌及兄晨時

年皆少踰城得脫亡命歸鄉里凌舉孝廉爲發于長後至太尉

蜀謝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爲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

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後至大司農

來敏字敬達漢末大亂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嘗爲璋賓客後至光祿大夫

許靖漢末補御史中丞董卓秉政與吏部尚書周處

共進退天下士以尚書韓馥爲冀州牧後卓斬愆靖懼誅奔孔伷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都尉許貢會稽太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靖在交州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闕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表術方命圯族扇動群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繇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

皆爲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
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
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薦臻死者大半
旣濟南海與領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
飭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卽
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巖裝欲北上荊州會蒼梧諸
縣夷越蠶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
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
群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北郡計爲
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艱苦之甚豈可具陳

哉後至司徒

吳劉繇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後至揚
州刺史

薛綜字敬文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後至太
子少傅

徵崇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
步騰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
善俱以種瓜自給後至丞相

曾肅少有壯節好爲奇計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
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

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疆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去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爲相逼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旣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孫策焉從至橫江將軍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爲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後至大司馬

陸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表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遜及親戚還吳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爲之綱紀門戶後至丞相

趙達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

高岱字孔文吳郡人太守盛憲以爲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昭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卽救岱憔悴泣血水醬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爲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爲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則事自當

解遂通書自白貢卽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暕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遣人追之令追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

晉庾袞明穆皇后伯父也鄉黨薦之州郡交命皆不降志及齊王冏歸於京師踰年不朝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攜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暮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諫曰此有太頭山九州之冠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太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

顧榮爲成都王穎丞相從事中郎惠帝幸臨漳以榮兼侍中遣行園陵會張方據維不復得進避之陳留及帝西遷長安徵爲散騎嘗侍以世亂不應遂遷吳又徵拜侍中行至於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舟而還紀瞻與顧榮俱徵爲尚書郎至滁州聞亂日甚將不行會刺史裴盾得東海王越書若榮顧望以軍禮發遣乃與榮及陸玩等各解船棄車牛一日一夜行三

百里得還揚州

裴楷爲侍中坐楊駿姻親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正不阿附宜蒙爵士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加散騎常侍瑋怨瓘亮斥已任楷楷聞之不敢拜轉爲尚書楷長子輿先娶亮女女適衛瓘子楷慮內難未已求去外鎮除安南將軍假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垂當發而瑋果矯詔誅亮瓘瑋以楷前奪已中候又與亮瓘婚親密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已聞有變單車入城匿于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入徙故得免難

衛玠爲太子洗馬兄瓘爲散騎侍郎玠以天下大亂欲移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論浮至爲門戶大計母泣涕從之臨別玠謂兄曰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免之乃扶輿母轉至江夏

郗鑒以世亂歸鄉里於時所在飢荒時中州之士素有感其恩義者相與資贍鑒復分所得以贖宗族及鄉曲孤老賴而全濟者甚多咸相謂曰今天子播越中原無伯嘗歸依仁德可以後亡遂共推鑒爲主與千餘家俱避難於曾之嶧山後至太尉

鄧攸初陷石勒後逃勒至新鄭投李矩三年將去而矩不聽荀組以爲陳郡汝南太守愍帝徵爲尚書左丞長水較尉皆不果就後密捨矩去投荀組於許昌矩深恨焉久之乃送家屬還攸攸與刁協周顛素厚遂至江東後至尚書僕射

謝鯤爲東海王越叅軍事鯤以時方多故乃謝疾去職避地于豫章後至豫章太守

袁環字山甫永嘉末與弟猷欲奉母避亂求爲江淮間縣拜呂令轉江都因南渡

高瞻渤海蓆人爲尚書郎屬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

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爲寇庭非謂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強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爲何如衆咸善之乃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旣而王浚政令無嘗乃依崔毖如遼東

徐邈東莞姑幕人爲州治中屬永嘉之亂遂與鄉人臧琨等率弟子并閭里士庶千餘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後至驍騎將軍

褚爰爲冠軍避地幽州後河北有寇難復還鄉里河南尹舉爰行本縣事及天下鼎沸爰招合同志將圖

過江先移住陽城界潁州庾敞卽翼之舅也亦憂世亂以家付翼翼道斷不得前東海王越以爲叅軍辭疾不就

孔愉會稽人避亂入新安山中改姓孫氏以稼穡讀書爲務信著鄰里後忽捨去皆謂爲神人而爲之立祠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爲叅軍并族尋求莫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爲丞相掾年已五十矣

毛德祖父祖並沒于賊中德祖兄弟五人攜母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爲建武將軍始

平太守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郡人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逃難渡江及長博學善屬文後至秘書監給事中

宋謝方明隨伯父邈爲吳興太守孫恩之亂方明逃遁獲免頃之孫恩重侵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以母妹奔東陽繇黃蘗嶠出鄱陽附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厄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

沈懷文爲治書侍御史元兕劾弒立以爲中書侍郎

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邵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冲在側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後至征虜長史廣陵守

劉之遴南陽人爲度支尚書太常卿時侯景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綬之遴預知乃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鬪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法服時人笑之尋避難還鄉

庾肩吾爲太子中庶子太清中侯景陷京都簡文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

蕭子雲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官城失守東奔晉陵餒卒于顯靈寺僧房

江總爲太子中舍人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憇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爲明威

册府元龜 逃難

卷之九百四十八

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千斛給總行裝會江陵
陷遂不行總自此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
郎徵還朝

陳蕭引爲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元帝爲荆
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
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愛在
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爾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
餘人奔嶺表

張正見爲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正俗山時焦
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
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册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訂正

知甌寧縣事 臣孫以敬 叅閱

知建陽縣事 臣黃國琦 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九

逃難 亡命

逃難第二

後魏宋洽為道武所誅第四子宣字道茂時年數歲
親人竊逃以免

封愷為散騎嘗侍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

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獻文未
伯達子休傑內還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
休傑孝文時以歸國勲為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
府諮議參軍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
守憲幼孤隨伯父永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永為丞
相永為慕容垂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後至安南
將軍

李奕與兄敷同死奕別生弟罔字道度少為中散逃
避得免孝文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給事

刁整靈太后時為安南將軍光祿大夫整以母老河
北喪亂時整族弟雙為西交州刺史整遂攜家依焉
賀拔勝字破胡從其父度拔家於武川孝明正光末
沃野人破落汗拔鄰聚眾反度拔與三子鄉中豪勇
援懷朔鎮殺賊王衛可瓌拔尋為所害孝昌中追贈
安遠將軍肆州刺史度拔之死也勝與兄弟俱奔嘗
州刺史廣陽王淵後至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
斛斯椿字法壽父敦孝明時為左牧令時河西賊起
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爾朱榮榮以椿兼其都督府
鎧曹參軍

幸雄為尚書左丞初蕭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眾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孝明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賞勲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雒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

崔勉字宣祖頗涉史傳有几案才孝莊永安初除建節將軍豫章蕭贊啓為諮議參軍舉人失實為高道穆奏免其官太昌初為散騎嘗侍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定州大中正勅左右廂出入其家被收之際在外逃免於後乃出見齊獻武王於晉陽王勞撫之李神雋莊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尋屬爾朱榮入京叛

雋遂逃竄民間出帝初始來歸闕

崔孝暉為寧朔將軍爾朱榮之害朝士孝暉與弟孝直攜家避難定陶孝莊初徵拜通直散騎嘗侍

楊侃為侍中衛將軍莊帝將圖爾朱榮也侃與其內弟李暉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密謀爾朱榮之入雒也侃時休沐遂得潛竄歸於華陰

裴彥先為渤海相屬元愉作逆徵兵郡縣彥先不從為愉拘執踰獄得免仍為沙門潛行至雒愉平勅還郡

高恭之字道穆為征西蕭寶寅行臺郎中屬兄謙之

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卽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馮熙生於長安爲姚氏魏母所養以叔父樂陵公邈因戰入蠕蠕魏母攜熙逃避至氏羗中撫育年十二好弓馬有勇幹氏羗皆歸附之魏母見其如此將還長安始就學問從師受孝經論語好陰陽兵法及長避地華陰河東二郡間性汎愛不拘小節人無士庶來則納之後至侍中太師

北齊段榮五原人遇亂與鄉舊攜妻子南遁平城屬杜雒周爲亂榮與高祖謀誅之事不提共奔爾朱榮後至開府儀同三司

蔡雋幼爲杜雒周所虜高祖亦在雒周軍中高祖謀誅雒周雋預其計事泄走奔葛榮仍背葛榮歸爾朱榮榮入雒爲平遠將軍帳內別將

步太汗薩狄那人魏孝明正光末六鎮反亂薩乃將家避難南下奔爾朱榮於秀容後從榮入雒以軍功除揚武將軍帳內統軍

邢劭字子才爲中書侍郎及爾朱榮入雒京師擾亂

劭與弘農楊愔避地嵩高山魏前廢帝普泰中兼給事黃門侍郎

封子繪爲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西魏武帝未斛斯椿等佞倖用事父隆之以猜忌懼難潛歸鄉里子繪亦棄官俱還

楊愔爲神武行臺右丞愔從兄幼卿爲歧州刺史以宣言忤旨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取急就鴈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

屏居削迹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

後周樊深初仕後魏爲征虜將軍孝武西遷樊王二姓舉義爲東魏所誅深父保周叔父歡周並被害深因避難墜崖傷足遂改易姓名遊學於汾晉之門習天文及筭曆之術後爲人所告囚送河東魏將軍韓軌長史張曜重其儒學延深至家因是更得逃隱隋源雄仕魏秘書郎尋加征虜將軍屬其父隴西王纂爲高氏所誅雄脫身而遁變姓名而歸長安周太祖見而器之賜爵隴西郡公

河間王父元孫少孤隨母郭氏養舅族及武元皇帝與周太祖建義關中元孫時在鄴下懼為齊人所誅因假外家為郭氏

爾朱敞字乾羅榮之族子也父彥伯官至司徒博陵王齊神武帝韓陵之捷盡誅爾朱氏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及年十二自竇而走至於大街見童兒群戲者敞解所着綺羅金翠之服易衣而遁追騎尋至初不識敞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暮繇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床而坐敞再拜求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襖壁三年購之逾慙迹且至長孫氏曰

事急矣不可久留資而遣之遂詐為道士變姓名隱嵩山略涉經史數年之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之下泫然嘆曰吾豈終於此乎伍子胥獨何人也於是間行微服西歸於周太祖見而禮之拜大都督行臺郎中封靈壽縣伯

唐皇甫無逸太業末留守雒陽王世充作難無逸斬關而走追騎且至因解所服金帶投之於地曰以贈卿無為相逼追騎競下馬取帶自爭奪繇是得免王珪字叔玠樂陵太守顓之子隋開皇末為奉禮郎及顓坐漢王反事珪當籍沒而亡命於南山積十餘

歲後至侍中

上官儀本陝州陝縣人也父弘隋江都宮副監因家於江都大業末弘爲將軍陳稜所殺儀時年幼藏匿獲免因私度爲沙門後至中書令

裴胃爲太僕寺主簿屬二京陷覆淪避他州賊平授秘書正字

馬燧沉勇多智謀安祿山反燧俾謂賈循曰安祿山負恩何不建不代之功事泄祿山遣人以弓絃縊殺循燧脫身走西山隱者徐遇匿之踰月間行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郡後至司徒侍中

李泌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操尚不羈耻隨當格仕進嘗獻書論當世務爲執政者不便乃潛遁名由以習隱自適後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李實爲洪州節度使嗣曹王臯判官臯卒新帥未至實知留後刻薄軍士衣食軍士怨叛謀殺之實夜縋城而出歸諸京師

權臯少以進士補貝州臨清縣尉安祿山以幽州長史充河北按察使假其才名表爲薊縣尉署從事臯陰察祿山有異志畏其猜虐不可以潔退欲潛去又慮禍其老母天寶十五載祿山使臯獻戎係自京廻

福昌尉仲謨臯從父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謨謨至臯示已暗瞪謨而瞑謨乃勉哀而哭手自哈襲既逸臯乃葬其棺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既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繇是名聞天下淮南採訪使高適表臯試大理評事充判官屬永王璘亂多劫士大夫以自從臯懼見迫又變名易服以免玄宗在蜀聞而嘉之除監察御史柳晟謝焉都尉譚之子試太常卿德宗建中末蠻輅

西幸晟願受密詔說其偽將德宗壯而許焉事泄逆黨械繫於獄鑿垣宵遁遂為僧間道達行在所甄濟肅宗寶應中為刑部員外郎因蕃寇逃難客於襄州大曆中江西觀察使魏少遊奏授著作佐郎兼侍御史充莫徕副使後唐張格故丞相濬之子也濬為梁太祖害於長水格竄於山谷易姓名入蜀王建僭號以為相國蜀平至雒陽除太子賓客

趙鳳幽州人也少為儒唐天祐中燕帥劉守光盡率部內丁夫為軍伍而黥其面為儒者患之多為僧以

避之鳳亦落髮至太原頃之從劉守奇奔梁梁用守奇為博州刺史表鳳為判官

盧程唐昭宗天復末進士及第辟召鹽鐵出使巡官尋遇朱梁弑逆衣冠多羅其毒避地河朔客遊燕趙數年或衣儒衣或服道服出入公侯之門深為涿州牧衛唐令所厚卜居久之

盧汝弼唐昭宗景福中擢進士第歷臺省昭宗自秦遷雜時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時梁祖凌弱唐室殄滅衣冠懼禍渡河繇上黨歸於晉陽太祖以為節度副使

李愚唐光化中隨計之長安於蒲華之間昭宗駕在鳳翔汴軍攻蒲華愚避難東歸雒陽時衛公李德裕孫道古在平泉舊墅愚往依焉子弟採杞負薪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左僕射

劉昫涿州人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隱居上谷大寧山會定州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昺自本郡至都薦於其父累署為觀察推官及都代位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昺構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後至司空平章事

漢史肇之誅弟福此時在滎陽別墅聞禍匿於民間
周太祖卽位累遷開府使

周王殷瀛州人唐末劉仁恭父子亂滄薊殷父咸珪
避地而南投天雄軍爲卒伍

亡命

商書曰自作孽不可追老氏云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然而倒行逆施處陰休影天有所幸命或可逃非欲
絕跡以遠人蓋乃馮生而避法越自叔世遷訛淫刑
以逞末俗偷巧任氣相高故有疾走避仇幽藏復怨
破去機械變易名氏者若乃自底不類連逮餘黨穿

窬亟遁脫身長往或欲智免其如命何雖追捕之令
具存於方木而赦宥之澤亦被乎率土繇是移鄉以
防其不絕滌瑕以許其自新斯乃天地兼容荆棘蒙
潤者矣

漢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少未宦事韓韓破良
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
報仇以五世相韓故良與客狙擊秦皇帝

狙謂密伺人音于豫
切 誤中副車 副謂後乘 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 索搜也索音山客切

求賊甚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張耳陳餘俱大梁人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

刑房元龜 亡命 卷之九十四 九
兩人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監門卒之賤者故為卑職以自隱

黥布六人也姓英氏事漢為淮南王少時客相之當

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

幾是乎布以論輸驪山有罪論決而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

中為群盜

張蒼陽武人為秦御史主柱下方書有罪亡歸

公孫敖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水名也在朔方亡

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覺復繫坐

妻為巫蠱族

田甲為梁蒙獄吏辱韓安國安國起徒中為梁內史

甲亡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肉袒謝安國安

國笑曰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

張敞為京兆尹公卿奏敞楊惲黨友不宜處位奏寢

不下敞使掾絮舜有所按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竟事敞驗治舜故致其死事棄市行冤獄使者奏

敞賊殺不辜宣帝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

敞前坐楊惲奏免為庶人敞即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

王林卿長陵人為侍中免殺人埋冢舍又使人剽寺

門鼓長陵令何並自從吏兵追之林卿急令奴自代
乘車從童騎身變服間徑馳去並追殺其奴林卿因
亡命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也弟爲人所殺聖公結
客犯法避吏於平林吏繫聖公父子張聖公詐死使
人持喪歸春陵吏乃出子張聖公因自逃匿

彭寵爲大司空士從王邑東拒漢軍到雒陽聞同產
弟在漢兵中懼誅卽與鄉人吳漢亡至漁陽抵父持

吏抵歸也

吳漢爲大司馬廣平侯漢微時家貧給事縣爲亭長

王莽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馭馬
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

王嘗字顏卿潁川舞陽人王莽末爲弟報仇亡命江

夏命者名也言背其名籍而逃亡也光武時位至橫野將軍

馬援初爲郡督郵送囚至司命府囚有重罪援哀而
縱之遂亡命北地

崔瑗涿郡安平人也兄璋爲人所殺瑗手刃報仇因
亡命會赦歸家爲濟北相

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王莽時天下兵起莽遣廉
丹討伐山東丹辟衍爲掾衍說丹屯據大郡待從橫

之變與社稷之利丹不能從及無鹽與赤眉戰死衍
乃亡命河東

何顥少遊學雒陽顯名太學及陳蕃李膺之敗顥以
與蕃膺善遂爲宦官所陷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
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
結爲奔走之友後辟司空府

岑暉爲南陽太守成瑨功曹張牧爲中賊曹吏宛有
富賈張況者桓帝美人之外親善巧雕鏤玩好之物
頗以賂遺中官以此並得顯位恃其技巧用勢縱橫
暉與牧勸瑨收捕況等旣而遇赦暉竟誅之并收其

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於是中嘗侍候覽
使況妻上書訟其寃帝大震怒徵瑨下獄死暉與牧
遁逃亡匿齊魯之間會赦出後州郡察舉三府交辟
並不就及李杜之誅因復逃竄終於江夏山中

張儉山陽高平人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鄉人朱
並告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得
亡命困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
復流轉東萊止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
欽謂曰張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
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遽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

何自專仁義篤日雖好義明廷明廷猶明府也今日載其半

矣欽歎息而去篤因緣送儉出塞以故得免其所經

歷伏重誅者以十數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

及黨事解乃還鄉里

翟輔廣漢雒人也以報舅讐當徙日南亡於長安為

卜相工後牧羊涼州遇赦還任郡徵拜議郎

蔡邕為郎中後徙五原會赦還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為報智者中嘗侍王甫弟也

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日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

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

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

二年在吳

魏婁圭少有猛志坐藏亡命被繫當死得踰獄出捕

者追之急圭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

免後詣太祖以為大將

晉孫惠為成都王穎大將軍參軍惠擅殺穎牙門將

梁雋懼罪因改姓名以遁

周撫元帝時為王敦從事中郎與鄧嶽俱為敦爪牙

敦敗撫與嶽俱亡走撫弟光將資遺其兄而陰欲取

嶽撫怒日我與伯山鄧嶽字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

嶽撫怒日我與伯山鄧嶽字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嶽

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况他人乎嶽廻船而走撫遂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嶽撫詣闕請罪有詔禁錮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導以撫爲從事中郎

鄧嶽少有將帥才略爲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蠶後遇赦與撫俱出

南齊譙世榮爲巴東王子嚮防閣子嚮事泄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爲始興王中兵參軍

梁伏挺爲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彼推劾挺懼罪遂

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

何遠字義方東海郟人也齊東昏永元中崔慧景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旣而發覺收捕者至遠踰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從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同舉義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

蕭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策曰何
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授輔國將軍
隨軍東下

張虎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
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耶山爲盜頗有部
曲

後魏刁雍父暢仕晉右衛將軍初暢兄達以宋高祖
輕狡薄行負社錢三萬違時不還執而徵焉及裕誅
桓玄以嫌故先誅刁氏雍爲暢故吏所匿奔姚興豫
州牧姚紹於維陽後至長安

房崇吉初爲宋明太原太守戍外城孝文遣慕容白
曜討降之以崇吉爲歸安縣令後乞解縣許之停京
師半歲乃隨奔崇吉夫婦異路剃髮爲沙門改名僧
達投其族叔延住積歲餘清河張略之亦豪俠士也
崇吉遺其金帛得以自遣妻從幽州南出亦得會崇
吉江東尋病死
崔敬友東河清劔人車騎大將軍光之弟也敬友爲
太州治中頗有受納御史按之乃與守者俱逃
廣陵侯衍子融貌甚短陋莊帝謀殺爾朱榮以融爲
直門將軍及爾朱榮入維融逃人間

徐紇爲黃門侍郎總攝中書門下事紇無經國大體好行小數說靈太后以鐵券間爾朱榮左右榮知深以爲憾啓求誅之榮將入雒旣尅河梁紇矯詔夜開殿門取驕騶御馬十疋東走兖州紇弟獻伯爲北海太守伯弟季產先爲青州長史紇使人告之亦將家南走羊侃時爲太山太守紇往投之說侃令舉兵侃從之遂聚衆反紇圍兖州孝莊初遣侍中于暉爲行臺與齊獻武王督諸軍討之紇慮不免說侃請乞師於梁侃信之遂奔梁

北齊孫搦爲國子祭酒時崔祖螭反搦預焉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

隋李密初爲楊玄感謀主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馮翊詢妻之舍尋爲隣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密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爲菹醢今道中猶可爲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者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卽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醺飲誼譁竟夕使者不以爲意行次邯鄲夜

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抵平原
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飢饉至削樹皮而
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
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爲五言詩曰
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
眺聽良多感慷慨淚霑襟霑襟何所爲悵然懷古意
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異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
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
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
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從子懷義

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虞綽煬帝時爲著作佐郎與楊玄感爲布衣之友後
玄感敗帝怒徙綽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
是潛渡江變姓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
辛大德大德舍之歲餘綽與人爭出相訟因有識綽
者而告之竟爲吏所執坐斬江都

劉斌南陽人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竇建
德署爲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黑闥署中書侍郎
與劉黑闥亡歸突厥不知所終

斛斯政爲兵部侍郎征遼時當塗任事以猜嫌懼罪

內不自安亡奔高麗

唐劉黑闥隋末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隋末亡命從郝孝德爲群盜

張亮初爲李密將隸於李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乃擬亮上柱國鄭州刺史時鄭州陷於王克亮不得之官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中

劉玄佐滑州康城人本名洽少倜儻不事生業嘗爲縣小吏主巡行賊盜坐事爲令杖之僅不死乃亡命從軍

田任爲門下省主事宰相李逢吉受袁王府長史武昭錢五萬又擇細婢令昭賣與逢吉及武昭事發詔下捕逐遂亡命藏於逢吉宅中至逢吉出鎮襄陽乃補充隨軍其後任官已停遂遣人僞稱正身赴選於門下省過官授房州司馬及事發御史臺三移牒襄州追捕任逢吉稱任已請假入京及累路尋勣任又不曾赴闕御史臺奏其事逢吉坐罰一季俸料田任切加捕捉焉

梁楊師厚潁州人初爲李罕之小較太祖平定罕之預其功遂受澤州刺史當罕之至晉陽謁見太祖太祖以嘗有軍功遇之甚厚罕之有驍卒百餘人太祖

素知意欲留之罕之識其旨乃列籍以獻時師厚在其籍中後得罪懼奔于梁

後唐張全義爲縣嗇夫嘗爲令所辱唐末黃巢起宛甸全義亡命入巢軍巢入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充水運使

康延孝本北邊部族徙居晉陽初以卒隸太原軍性獷悍不馴屢犯禁網得罪亡命于汴事梁自隊長軍吏勞積至部較

晉熊儼以少帝開運三年謫授商州上津縣令赴任至白馬寺止宿遇夜暗逃儼聞中人爲詩甚工以進

士擢第嘗爲延州劉景巖從事景巖入移內地儼有力焉後景巖承詔休致心甚不樂前使儼送金帶遺宰臣馮玉玉不受儼時爲左補闕雖云歸帶與景巖之來使而不甚明景巖以失意怨儼因誣其隱帶以達玉玉奏之故有是謫儼懼後命遂竄

周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始爲效節軍士拳勇無賴行伍憚之事楊師厚爲隊長唐莊宗入魏博以銀槍效節爲親事屢戰立功而犒給稍薄兩軍對壘河上暉竄入南軍梁將王彥章致之麾下莊宗平河南暉首罪赦之

孫晟密州人後唐天成初朱守殷據夷門晟為幕賓贊成其事城陷朱氏被誅晟乃匿跡更名棄其妻子亡命於陳宋間會同惡者送之淮外吳人方納叛亡即署以官次

白進福前為興順指揮使太祖廣順二年四月進福以族逃亡遣供奉官翟守素等十人分捕不獲陳州上言界溝鎮申有人馬九騎詰問不得入潁州界即白進福也進福曾於汭淮巡簡因事得替在京將謀竄迹乃於嘗所親狎之家借鞍馬銀器偽言與家人追遊其日晚妻女皆服男子衣遁去

卷之終

冊府元龜

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臣李嗣京 正

分守建南道左布政使臣胡維霖 訂

知建陽縣事臣黃國琦 較

總錄部 二百

咎徵

洪範咎徵敘其惡行春秋災異謂之譴告非獨繫於邦國亦將儆於人臣自昔不忠其君無德而祿貌言視聽有戮於彛倫偽采淫泰卒陷乎非道者曷嘗不妖興於未兆怪見於所居蓋天意之弗蠲俾神物之

申徹故有五行之屬萬類之衆殊形異狀失其嘗理
提耳注目使之先覺而覩機若瞋不能知變以至于
禍敗者可勝言哉若乃地名識亡天象示化車服牆
屋無故而隳落衣服器皿忽焉而變故至有賢臣良
士行道之人而不能免者其命也夫

漢表盜景帝時為太嘗病免居家初梁孝王欲求為
漢嗣盜進說其後語塞塞不行也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

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盜曰臣受
王命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曹輩也

備之盜心不樂家多怪迺之培生所問占音梓秦時賢士善術

也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梁孝王武景帝時入朝歸國意忽忽不樂北獵梁山
有獸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足當

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為臨
江王三歲坐侵廟搗地為宮搗音人綠切上徵榮榮行祖

於江陵北門祖者送行之際因享飲也昔桓帝之子繫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為行人既上車軸折車廢廢壞也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

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邳都簿責訊王
簿皆音薄戶切 王恐自殺
訊問也音信

屬宮中屬猶至也音之飲井水竭廁中豕群出壞太官竈廁養

豕豕也困也音胡困切鳥鵲鬪死鼠舞殿端門端門三門也中殿上戶

自閉不可開天火燒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折拔樹木

流星下墜后姬以下皆恐王驚病使人祠葭水台水

葭水在廣平南和台水在鴻門葭音家台音怡王客李廣等知星為王言當

有兵圍城期在九月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王愈

憂恐謂廣等曰謀事不成妖祥數見兵氣且至奈何

會蓋王舍人父燕倉知其謀告之繇是發覺伏誅

昌邑王賀昭帝時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

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

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不

改寤後卒失國

霍禹宣帝時嗣其父大將軍光博陸侯為大司馬光

兄孫雲為中郎將雲弟山為奉車都尉初光夫人顯

毒殺許后帝始聞之而未察及雲山禹有邪謀長安

男子張章告之詔雲山不宜宿衛山禹等甚恐顯夢

第中井水溢流庭下竈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

知捕兒不知兒見見亟下捕之且疾下捕之第中鼠暴

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鴟數鳴殿前樹上鴟惡聲之鳥也古者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五十一 三

室屋高大則通呼為殿爾非止天子宮中

第門自壞雲尚冠里宅中門亦

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

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止謹來捕禹舉家憂愁會謀逆

事發雲山自殺禹要斬顯棄市

董賢哀帝時為大司馬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

位賞賜無度驕嫚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

妻自殺家徒合浦

翟義字文仲為東都太守王莽居攝義舉兵將誅莽

義兄宣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有怪

言義未發兵之前

夜聞

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生蒲堂有狗從外入

齧其中庭群鴈數十比驚救之已皆斷頭

比必寐切

狗走

出門永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

素俶儻

俶音之歷切

今數有惡怪恐有妄為而大禍至也

太夫人可歸為棄去宣家者

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母

不肯去後數月義舉兵誅其家遂族

王康仕王莽為太師時盜賊起遣康與更始將軍廉

丹東

東謂東出也

祖都門外天大雨霑衣止長老嘆曰是

為泣軍果為光武所敗

後漢更始自雒陽而西初發李松奉引馬驚奔觸北

官鐵柱門三馬皆死

續漢書曰馬禍也時更始失道將亡之徵

怪變 一說夢羸祖冠幘踰城徒推之又寵堂上卜筮

及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疑其弟子后蘭卿質

漢歸故不信之使將兵居外無親於中寵齋獨在便

室蒼頭子密等斬寵及妻頭詣闕

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建武中討公孫述至武陽所營

地名彭亡彭聞而惡之欲徒會暮蜀刺客詐為亡奴

降夜刺殺彭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為治中從事公孫述時蜀武擔

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嘗會聚

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

魏李勝為河南尹歲餘廳事前屠蘇壞 小草屋也 令人更

治之小林一枚激墮正搥受符吏石虎頭斷之後旬

日遷為荊州刺史未及之官而敗

楚王彪本封白馬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

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嗚呼眾馬皆應明日見其跡

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兖州刺史令狐遇以彪有智

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立之事泄凌遇被誅彪

賜死

張璠鉅鹿人養志不仕正始元年戴鴛之鳥巢璠門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五十一 五

陰珣告門人曰夫戴雋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

公孫淵爲遼東太守司馬宣王以太尉出征圍其城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招無幾何淵攻南圍突出宣王縱兵擊敗之斬於梁水之上星墜之所初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尋誅滅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屯于五丈原有長星墜亮之壘是年亮卒

吳諸葛恪爲荆楊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時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欲爲變與孫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憫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者著縗衣入其閣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往東輿有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

其車俄為峻所殺恪以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裊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嘗婢蹙然起躍頭至於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

鄧嘉為戍將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在食案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後嘉謀叛闔門被誅

晉衛瓘為太保惠帝永熙初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為螺出足起行歲餘及禍

張華為司空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為栢識者以為不祥又華第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避以中臺星折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爾不如靜以待之以俟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后遂害華夷三族

賈謚本姓韓其母午賈后妹也謚冒姓賈氏惠帝元康中雒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謚誅而韓族殲焉又謚將誅其家數有妖異飄風吹其朝服飛上數百丈墜於中丞臺又蛇出其被中夜暴雷震其室柱壓毀

册序元... 告徵... 卷之九百五十一
赫帳謚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謚及母賈午皆伏誅
官至散騎嘗侍侍講東宮

宋達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楊州刺
史曹武所殺

周玘爲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
聲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
玘亡後家誅

裴楷爲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甌或變如拳或作血或
作蕪菁子其年卒

楊駿爲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大呼日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駿被誅其
言果驗

王浚爲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虎門翟雉入廳事
俄爲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旣爲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宮西
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薨初立爲太孫桑復
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爲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爲
螺時人以其爲災滅之應

趙王倫僭卽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

牀帳謚益恐及趙王倫廢賈后謚及母賈午皆伏誅
官至散騎嘗侍侍講東宮

宋達為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為揚州刺
史曹武所殺

周玘為南郡太守初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
聲如人歎咤者又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出籠外

玘亡後家誅
裴楷為光祿大夫家炊黍在甌或變如拳或作血或
作蕪菁子其年卒

楊駿為太傅輔政初徵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

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駿破誅其
言果驗

王浚為幽州牧謀將僭號有狐據虎門翟雉入廳事
俄為石勒所殺

愍懷太子既為賈后所忌將害之時有桑生於宮西
廂日長尺餘數日而枯後太子臧初立為太孫桑復

生於西廂太孫廢仍枯
石崇為衛尉將被誅其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

螺時人以為族滅之應

趙王倫僭即帝位時有雉入殿中自太極東階上殿

聖之更飛西鍾下有頃飛去又倫於殿上得異鳥問
皆不知名累日向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
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旦開視戶如故并失
人鳥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爲妖焉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有一婦人詣冏府求寄產吏
詰之婦人曰我截臍便去爾識者聞而惡之時又謠
云著布袒腹爲齊持服俄而冏誅

下粹齊王冏輔政時粹爲侍中中書令及長沙王又
專權粹立朝正色又忌而害之初粹如廁見物若兩
眼俄而難作

成都王穎起兵誅長沙王又旣次朝歌每夜矛戟有
光若火其壘井中皆有龍象穎旣縊死棄棺於故井
中

陸機爲平原內史成都王穎輔政以機爲後將軍討
長沙王又機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機戰敗穎
聽孟玖之譖將殺機其夕機夢黑幘繞車手決不開
天明而禍及

皇太子覃初爲清河世子所佩金鈴欵生隱起如麻
粟祖母陳太妃以爲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
行大興之祥覃爲皇裔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覃見

廢不終之驗也

祖逖爲豫州刺史先是華譚庾闡問術人戴洋洋曰
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歷陽陳
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爲我
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
丘

張茂元帝大興中爲吳郡太守府舍得二狗頭其後
茂爲吳興兵所殺

王敦爲荊州牧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
日而萎落于寶以爲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
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
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

甘卓爲閬州牧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襄陽意氣
騷擾舉動失常自炤鏡不見其頭視樹庭而頭在樹
上心甚惡之其家金櫃鳴聲似槌鏡清而悲巫云金
櫃將離是以悲鳴尋爲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爲司徒廐羊生無後足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
成帝俱幽石頭僅乃身免

周延爲冠軍將軍於姑敦立屋五間而大梁一時躍
出墮地衛立柱頭零節之上甚危雖以人功不能然

也後竟爲王敦所害覆族

王機爲廣州刺史入厠忽見二人着烏衣與機相捍良父擒之得二物似烏鴨南海太守鮑靚曰此物不祥機焚之逕飛上天機尋誅死

謝安爲太傅太元中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忽破又語未嘗謬而忽一誤衆亦怪異之尋薨

王國寶爲尚書左僕射先是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國寶與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庾晞

史失其官

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捶大鈴爲唱使左

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兼太尉留府事嘗一月中輒十數夜眠中驚起跳浪如與人相打毛修之嘗與同宿見之駭愕問其故長民答曰正見一物甚黑而有手脚不分明奇健非我無以制之其後來轉數屋中柱及椽桶間悉見有蛇頭令人以刀懸斫應刃隱藏去輒復出又持衣石相與語如人聲不可解於壁見有巨手長七八尺臂大數圍令斫之豁然不見未幾伏誅

王矩爲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謁矩自云
京兆莊靈之矩問之答稱天上京兆被使君召爲主
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庾翼爲豫州刺史入厠見一物如方相俄而疽發背
卒

殷仲文爲東陽太守謀反因炤鏡不見其面數日而
伏誅

朱猗爲龍驤將軍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群鳥集竈競
來啄嗽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鵲餘者因共啄
狗卽死又嗽害唯餘骨存尋而猗死

桓玄初封楚王已設拜席群官陪位未及出有狗來
便其席萬衆雕候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
狗改席而已玄旣僭亂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
攸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
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玄入建康
宮逆風迅激其旌儀飾皆傾偃及小會於西堂設伎
樂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作金龍頭銜五
色羽葆旒蘇群臣竊相謂曰此頗似轎車亦王莽仙
蓋之流也龍角所謂亢龍有悔者也玄在宮中嘗覺
不安若爲神鬼所擾自篡盜至敗凡八旬

王綏為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墮於牀而血流滂沱俄拜荊州刺史假節坐父愉之謀與弟納並被誅

前涼張天錫為涼州牧州楊樹生松天成若日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葉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天錫降氏

宋彭城王義康為大將軍領司徒東府廳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鷗並飛入所住齋前尋被誅削

臨川王義慶為揚州刺史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麇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

還朝薨於京邑

始興王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伏鳥鳴於屋上後與元凶勅同逆伏誅

劉敬宣為右將軍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屨於坐中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

晉安王子勛僭號之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吏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為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鳩棲其中鴟集其樞又有禿鶩集城上又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子綏拜司徒日電雷晦冥震其黃閣柱鴟尾

陸地又有鴟棲其帳上尋敗並伏誅

竟陵王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及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間坐有赤光耀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鞘眊旣覺已失髮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

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誕尋爲建康陳文紹等告其反狀伏誅

徐羨之爲司徒少時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見黑龍長丈餘頭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人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鴟尾鳴喚後與傅亮同誅

江湛爲吏部尚書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床忽有數升血尋爲元凶所害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嘗所用銅斛覆在藥厨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旣而被繫

檀道濟爲司空江州刺史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太祖疾動彭城王義康矯詔召入道濟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會黃門侍郎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丞伯秘書郎中遵等八人並誅

黃回南兖州刺史太祖將誅回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捉留回回不肯止及至見誅劉斌爲吳郡太守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

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劉遁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應朝廷遁豫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聖制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百五十一

十五